

## 中文摘要

沈从文及其创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他以独特的叙述方式塑造着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独具风格的作家，沈从文是非常注重用对话来表现人物、主题和作家思想的。他与其他小说家的所谓区别是，当其他作家采用描写、叙述、议论等方式来交代故事情节、刻画人物性格时，沈从文往往采用人物对话来代替描写、叙述和议论。人物对话在他的小说中占有很大的分量，本文尝试着从人物对话的角度来分析沈从文小说发展的全过程。论文从乡土题材和都市题材两大领域着手，对其小说中的人物对话在不同时期表现出来的不同特点及其大致的创作轨迹作以分析。

论文的引言部分主要阐述了人物对话在沈从文小说创作中所呈现出来的一些特点，论文的写作目的、写作意义以及与本论题有关的国内外研究动态。论文的主体部分就着重从乡土题材小说和都市题材小说两大领域进行阐述：

第一章主要是总结沈从文早期作品中的几种对话形式。作家在创作初期就非常善于运用人物对话来写小说，并且尝试着用多种形式来描写人物对话。在乡土小说领域，他以湘西方言为基础，随即进行剪裁、提炼，形成了一种地域色彩很浓厚的人物语言风格，并且非常善于运用民歌，作品中出现了以对歌方式展开的人物对话。都市题材领域，由于对都市生活的不满加上生活的贫困，作家创作了很多以书信和日记形式为主的小说。本章主要是对早期这几种对话形式进行分析总结。

第二章主要是举例分析沈从文小说中能够体现人物性格、刻画人物心理的人物对话。这部分对话也是作者描写得最为成功的人物对话。此阶段的创作，对话已经能和作品中的人物以及环境很融洽的糅合在一起，对话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本章将对沈从文乡土和都市小说中这些最本色、运用得最为成功的人物对话进行分析总结。

第三章主要是对沈从文小说中风格相近的人物对话进行总结。由于作家的主观因素，他的笔下出现了一系列性格相似的人物形象：单纯善良的湘西少女，诚实热情的老船夫，虚伪自私的知识分子，追求不平凡爱情的都市新女性等等，这些形象不是一个而是一群，他们的语言风格极其相似。本章将对作品中这些呈现“类型化”的人物对话进行分析总结。

第四章主要是分析沈从文小说中那些能够代言作家观念的人物对话。小说中的人物对话除了能起到表现人物性格、刻画人物心理、推进小说故事情节等作用以外，

还有一个作用，那就是传达作者的思想观念。本章主要是对这部分人物对话进行分析总结。

论文的结语部分主要是对沈从文小说中的人物对话所取得的成就及其局限性进行总结，进而分析人物对话与沈从文整个小说创作的关系以及作家如此看重人物对话的原因。

关键词：人物对话；个性化；类型化；观念化

##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literature, Shen Congwen and his works has been a kind of complicated exists, which made his unique style with his own way of statement. As a writer with the most unique style, Shen Congwen has paid much more attention to the dialogues to present characters, main idea and thoughts of write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im and other writers is his using dialogues, instead of description, statements and discussion, to show the plots and present the personalities. Dialogues have played the most important role in his novels. The thesis tries to analyzes the whole process of his novels' development at the viewpoint of dialogues. The study will be divided into two parts: rural part and urban part, and to analyze the different features of dialogues at different time as well as the rough orbit of writing.

Introduction states the main features of dialogues in his novels, the aim, value and relative researches of this study. The body will analyze the two parts: rural and urban.

The chapter one has the main aim to sum the several kinds of dialogues' style in his early writing. For instance, his being good at using dialogues to write novels and trying to create many types dialogues; with the local language in West Xiang to describe his rural novels and finally made a different style of language with obvious local features, besides, his using folk songs to start dialogues. In urban novels, due to the discontent with the urban life and poor reality, he worked many diaries and letters in his novels. This chapter analyzes and sums those kinds of dialogues.

Chapter two gives many examples to analyze the dialogues which have presented a lot about the characters' personalities and mental phenomenon in his novels. In this stage, dialogues have mixed with the characters and environment as a whole by taking good use of dialogues.

Chapter three sums the dialogues which have a lot in common in styles and patterns. Because of his own objective reasons, there are many similar

characters in his novels, such as kind and simple girls lived in West Xiang, honest and warm old boatmen, selfish and sham laterals, urban females who are longing for different love and so on.

The chapter four analyzes the dialogues that could represent the writer's thoughts.

The conclusion sums the main achievement and short comes of dialogues in Shen Congwen's novels,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alogues and his novels' writing, the reasons why Shen Congwen played much emphasis on the dialogues.

**Key words:** Dialogues; Individual; Patterns; Thoughts

# 承 诺 书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学位论文的知识产权属于山西大学。如果今后以其他单位名义发表与在读期间学位论文相关的内容，将承担法律责任。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文献资料外，本学位论文不包括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成果。

学位论文作者（签章）：

2009 年 5 月 6 日

## 引言

在 20 世纪中国小说史上，沈从文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他以独特的视角、独特的叙述方式讲述着一个个离奇感人的悲剧故事，塑造着一个个活灵活现、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纵观其作品可以发现，沈从文小说中的人物对话占有非常大的分量，这是其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特色。而从这个角度对其小说进行研究还是一个极少被关注到的领域。对话在沈从文不同创作时期、不同题材类型的小说中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与其小说创作的发展历程有相当大的关系。从对话的研究来梳理沈从文小说创作的历程，对于把握作家创作特色的形成和变化有很大的说服力。所以，本论文将从沈从文小说的两大领域——乡土和都市两方面展开对其对话的细致研究。从总体上看，沈从文的小说对人物的对话有相当大的倚重，但乡土小说中的对话更本色，更符合人物和地方的特色，同时作家也借人物之口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在都市小说中，对话往往成为小说的主体部分，有时甚至有喧宾夺主之感，思想和情感的表达也超越了叙事本身。这些都非常值得去深入研究，研究其特色和特色形成的原因。

本论题与沈从文研究中的叙事学研究人物形象分类有一定的相关性，但就沈从文小说中的人物对话而进行的专门研究，尚未出现，只是有少许论著和论文偶尔提及。例如：凌宇在《沈从文小说的倾向性和艺术特色》一文中举例小说《柏子》中柏子和妇人之间的一段对话，她指出，“这段对话里有妒忌，有关切，有蕴涵在妒忌与关切中相互的爱，言语是粗野的，却又真情必露，有血有肉。”董易有一篇文章《试谈沈从文部分小说思想倾向的复杂性》，在此篇文章中，作者在谈到《若墨医生》这篇小说时提到，“这篇小说几乎通篇都是用两个人之间的对话组成，而其中若墨医生关于政治，关于女人的谈话都意在刻画这位医生凡事都那么认真而又略带怪癖的性格。”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节选《论沈从文的创作》中认为：“《边城》里所有的对话“真正是人民的语言，那些话能使你嗅出泥味和土香。”关于人物对话这个问题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有罗勋章的论文《沈从文小说的背景化叙事》，这篇文章中，作者在谈到沈从文小说独特的叙事方式时指出，“小说经验现象的真切在其对风景的描绘和人物语言的选择上都殊为精心。”紧接着他举了《边城》

凌宇. 沈从文小说的倾向性和艺术特色[A]. 沈从文研究资料(上)[G]. 广东: 花城出版社, 1991(1): 257.  
董易. 试谈沈从文部分小说思想倾向的复杂性[A]. 沈从文研究资料(上)[G]. 广东: 花城出版社, 1991(1): 467.

司马长风. 论沈从文的创作[A]. 沈从文研究资料(上)[G]. 广东: 花城出版社, 1991(1): 576.

罗勋章. 沈从文小说的背景化叙事[J]. 武汉: 湖北社会科学. 人文视野, 2006(11): 133.

中翠翠和爷爷之间的一段对话，并且强调这些对话能“准确的拿捏人物在某一情绪状态下的动作表现。”“通过对话传达人物精神，正是这种能力激活了他的小说世界的形象。”另外作者还提到《边城》里老祖父和翠翠之间的对话，《长河》中老水手和天天的对话，语言都是非常传神的，这些对话成为小说成功的有力手段。以上四位研究者都觉察到沈从文小说中人物对话的展开是为了刻画人物的性格以及他们的生命状态，这些对话的运用都比较符合小说中人物的身份，显然对小说的成功起了很大的作用。另外，余亚惠有一篇论文《沈从文小说的语言艺术》，她在文章中揭示出，沈从文所采用的适合湘西风俗的乡土语言，“运用在前期作品中语言显得生动活泼，符合小说中人物的身份，但运用在后期作品中就不是很符合小说人物的身份。譬如，他有时仍然用乡土语言写绅士、太太，这就使得语言和上层人物的身份不相称、不协调。”以上这些文章及其观点将为本论题的展开提供一定的借鉴。

论文主要通过收集沈从文研究资料以及作家原著，从人物对话的角度入手，运用文本细读、分类比较、归纳总结等方法进行研究，论文的最终目的是探索人物对话对沈从文整个小说创作过程的影响，以及作家如此看重人物对话的原因。

---

罗勋章．沈从文小说的背景化叙事[J]．武汉：湖北社会科学．人文视野，2006（11）：133．

余亚惠．沈从文小说的语言艺术[J]．武汉：中国文学．语文教学与研究：综合天地，2007（1）：96．

## 第一章 早期多种对话形式的尝试

沈从文早期的小说，无论是乡土题材还是都市题材，都已经非常擅长描写对话。而且初涉文坛，作家就开始尝试着用多种方式去描写对话，包括地域色彩很浓厚的对话、民歌对话、以书信或日记的形式展开的对话等多种形式。以下将从乡土和都市两大题材的作品入手，来总结沈从文早期小说创作的几种不同的对话方式。

### 1.1 地域色彩浓厚的人物对话

沈从文是个热爱故土的人。湘西这块土地充满灵气，这里拥有的不仅仅是灵山秀水，更重要的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善良、纯朴的人民以及古朴的民风。作家以其独特的视角和独特的叙述方式，出色地进行着氛围的营造和人物的塑造。湘西系列小说的创作是作者神圣的思乡情愫的结晶，在这些小说中，作家找到了对湘西最好的表达方式，清新隽逸的语言风格也日渐成熟，尤其是小说中人物对话的设置安排，为乡土小说的成功添色不少。

早期的乡土小说几乎都是作者从记忆的仓库里挖掘出来的小故事，讲述的大都是湘西的亲人、童年的朋友和军队战友的日常生活场景，人物、情节、结构都比较单纯。既然是描写日常的生活场景，其中必然少不了人物的对话。

#### 1.1.1 对童年和军队生活的回忆

沈从文早期的作品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对童年生活的回忆，如《往事》、《夜渔》、《玫瑰与九妹》、《代狗》、《腊八粥》等，都是对往昔一些趣味生活场景的描述。在这些小说中，对话占据了很大的分量。小说《往事》、《夜渔》、《代狗》中人物对话占到了小说篇幅的三分之一强。而《玫瑰与九妹》、《腊八粥》中，人物对话几乎占据全篇，虽然对话篇幅重，但丝毫不觉得啰嗦，反而给读者还原了记忆中非常亲切的一幕，营造出一种浓浓的亲情氛围。例如：

《腊八粥》中“八儿”在等待喝粥时与母亲之间的一段对话：

“妈，妈，要到什么时候才……”

“要到夜里！”其实他妈所说的夜里，并不是上灯以后。但八儿听了这种松劲的话，眼睛可急红了。锅子中，有声无力的叹气，正还是在继续。

“那我饿了！”八儿要哭的样子。

“饿了，也得到太阳落下时才准吃。”

“妈，妈，等一下我要吃三碗！我们只准大哥吃一碗。大哥同爹都吃不得甜的，我们俩光吃甜的也行……妈，妈，你吃三碗我也吃三碗，大哥同爹只准各吃一碗；



“一共八碗，是吗？”

“是呀！孛孛说得对。”

“要不然我吃三碗半，你就吃两碗半……”

这段对话把“八儿”等待喝粥的心理以及母亲对孩子的疼爱表现得淋漓尽致，对话中的“八儿”俨然一只“小馋猫”的样子，这样的话语出自天真的小孩子的口中无疑是最合适不过的。

同样，《代狗》与《夜渔》也用对话把孩子的童真与好奇的天性很生动地表现了出来。例如《夜渔》中“茂儿”与“五叔”之间的一段对话：

“茂儿，今夜敢同我去守碾坊吧？”

“去，去，我不怕！我敢！”……

“五叔，路上莫有蛇罢？”

“怕什么。我可以为你捉一条来玩，它是不会咬人的。”

“那我又听说乌梢公同烙铁头（皆蛇名）一咬人便准毒死。这个小张以前曾同我说过。”

“这大路哪来乌梢公？你怕，我就背你走罢。”

去碾坊的路上隐约听到夜色中打鱼的人们互相呼唤的声音，茂儿很好奇：

“咦！五叔，这是怎么？”

“嗨！今夜他们又放鱼！我还不知道。若早点，我们可以叫小张把网去整一下，也好去打点鱼做早饭菜。”……

“那我们这时要小张转家去取网不行吗？”

“算了！网是在楼上，很难取。……并且有好几处要补才行。”五叔说，“左右他们上头一放堰坝时，罨上也会有鱼的，我们就守着罨罢。”

对话体现了小孩子的天真可爱以及对什么新鲜事情都感到好奇的心理，同时又展现了具有湘西风味的生活画面。由此，这种好奇就从小孩子的身上延续到了读者的身上，特别生动、亲切。

从上面提到的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沈从文从涉入文坛开始就非常善于运用和驾驭人物对话，用对话把湘西独特的风情与民俗很自然而直观地呈现于读者面前。沈从文小说中的这些新鲜活泼的人物语言，是从现实生活中掘取的，植根于湘西的生活土壤中，带着浓郁的地方色彩，令人回味无穷。

沈从文．腊八粥[A]．沈从文全集卷一[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2）：88．

沈从文．夜渔[A]．沈从文全集卷一[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2）：79-82．

军旅主题的小说是沈从文乡土小说中很重要的部分，他从来不从军事的角度来写亲身体验过的部队生活，因此他的军旅小说不见战火硝烟，更无英雄悲剧，既没有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也没有曲折离奇的情节和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而是描写平凡的题材，展现普通士兵和下级军官的日常生活、喜怒哀乐，带有一定的自传色彩，如《船上》、《槐花镇》、《叛兵》、《传事兵》、《哨兵》、《连长》、《占领》、《入伍后》、《会明》等。在这些作品中，对话也都占据了很重的分量。作家往往用一种豪放的对话来展示自己眼中的地方部队。小说《船上》、《占领》用对话来展现沈从文所熟知的地方部队的特点、地方军人的生活。《入伍后》通过人物对话来描述初入伍的琐碎生活场面以及士兵们快乐舒畅的心情。《我的教育》同样通过人物对话来展示部队在“清乡”的时候，每天擦枪、点名、吃饭、唱歌、捉逃犯、审犯人的琐碎生活场面以及士兵之间的互相关爱与温情。《连长》通过对话来表现连长追求爱情的执着与热烈，同时也能体现出作家“情大于理”的爱情观念。在沈从文的眼中，这些部队中的士兵也都是普通老百姓，军队只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他们最关心的也是吃饭以及对情、爱的追求。只不过军队生活让他们更多了一种短暂的、偶然的人生体验，这点在后来的小说《会明》中有更深刻的体现。

可见，沈从文在早期军旅题材的小说创作中也是非常善于运用对话的。不仅用对话来展示地方部队的特点、军人的日常生活场面、士兵之间的情谊，更为重要的是作家通过人物对话塑造出了一系列光彩夺目、栩栩如生的军人形象：其中有执着追求爱情的连长（《连长》），有敏捷乐观的司书（《夜》），有忠厚善良的老伙夫（《会明》），有天真稚气的新兵（《我的教育》），有纯朴正直的老兵（《灯》），更有勇敢强悍的勤务兵（《虎雏》），和气公道的老教练（《一个老战兵》），这些人物的性格特征完全是从他们的对话之中流露出来的。人物对话不仅能体现人物的性格特点，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过人物对话，读者能更进一步了解地方部队士兵的日常生活以及军队中一些不合理的现象。例如《我的教育》中：

军法说：“他们说你是土匪，不招我打死你。”

那人说：“冤枉，他们害我。”

军法说：“为什么他们不害我？”

那人说：“大老爷明见，真是冤枉。”

军法说：“冤枉冤枉，我看你就是个贼相，不招就又为我打！”

那人就磕头，说：“救命，大人！我实在是好人。是团上害我。”

军法看禀帖，想了一会，又喝兵士把人拖下阶去打了一百。

军法的昏庸无能，惩罚的凶狠残忍，杀人的视同儿戏以及一切地方军队的腐朽、野蛮，在短短的几句对话中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作家深深同情和悲悯那些被当作土匪捉来杀头的善良农民，他们的生命在军法眼中如同草芥。在这些军旅小说中，沈从文没有正面描写血雨腥风的战争场面，却通过人物对话把战争的残酷、社会的混乱、人民生活的艰难很自然地表现出来，同时也能体会到作家面对这种不仁道社会的无奈和愤怒。

### 1.1.2 方言土语的大量运用

沈从文早期的小说广泛采集了湘西的本土方言，无论是对童年趣味生活的回忆，还是往昔军队生活的再现，作家都只是单一地做人物的传话筒，因此形成了一种录入式的语言。方言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对于作家来说，方言的使用在于强化作品的地方色彩，突出作品的艺术个性。例如《玫瑰与九妹》、《夜渔》、《槐花镇》、《代狗》、《腊八粥》、《占领》、《草绳》、《猎野猪的故事》、《赌道》等，作品中的人物都带有明显的地方习性，对话中夹杂着大量的湘西方言土语，例如：

“你体子不行，包你一洗就好了。多洗几次就好了。多洗几次冷水澡，身子会益发强壮。……人有那么多，各在身前左右，还怯么？我个人也敢保险。……”

“好，好，过一个礼拜再看，若不发病，就来同你学撑倒船，打沉底余子吧。”  
(《记陆弢》)

“那我又听说乌梢公同烙铁头(皆蛇名)一咬人便准毒死。这个小张以前曾同我说过。”

“这大路那来乌梢公？你怕，我就背你走吧。”(《夜渔》)

“三不知碰来抓到了，那怎么办？”

“蠢杂种！他口上大喊大叫，什么‘抓到！抓到！抓到帮我捶死这偷柴的苗崽崽！’其实也不过是口上打哇哇，哄哄小孩子！当真你怕他抓到你就敢捶个净死罢？”  
(《代狗》)

“辫子货！”

“招架不来，我要昏了！”

沈从文. 我的教育[A]. 沈从文全集卷五[M].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12): 206-207.

沈从文. 记陆弢[A]. 沈从文全集卷一[M].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12): 315.

沈从文. 夜渔[A]. 沈从文全集卷一[M].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12): 85.

沈从文. 代狗[A]. 沈从文全集卷一[M].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12): 84.

“以前好他娘的守备队！”（《占领》）

“有那话儿的，”四老说，“七老，我看你把老婆讨进屋，两年功夫你就不会这样标致了。”

“没有那话的。”

“包准有，你要变雷公！”（《初八那日》）

“我想我们还应当有一面生丝网，不然到滩上去打夜鱼可不成。”

“我想，”这小猴又说，“我们还应有些大六齿鱼叉才好。”

“还有许多哩，”得贵故意提出好让二力一件一件数。

“我们要有四匹桨，四根篙，两个长杆小捞兜，一个罩鱼笼……得贵伯，你说船头上是不是得安一个夜里打鱼烧柴火的铁兜子？”

“自然是要的。”（《草绳》）

“那成的。我明天说两个都容易，今天半个也没有。”

“你有，”他还加重语气说，“你扯谎没有！”

“我没有。四叔是不扯谎的。”

“娘，要吴妈关到门，不准四叔出去。”（《猎野猪的故事》）

“哥，莫‘杜师傅娘吃鸡膊腿，恁一丝一丝儿’吧。”

“慌什么呢，你不是拿得有——”

“要有伞就好了，起先又不下，到半路才——全身都透了，这鬼雨落到一夜，会又要‘坐柴船进成门洞’！”

“已经打透了，那要什么紧——”（《赌道》）

由此可见，对话流露出的也只是作家对湘西乡土和人事的钟情与眷恋，并未突出湘西的民族特性，也没有把他们的生命形式当作一种民族精神来歌唱，没有明晰的文化价值立场。小说中方言土语的大量使用，带有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这些对话回荡着乡音，使人油然而生真实、亲切之感，仿佛将读者带到湘西的河船上、吊脚楼上……直接面对湘西的山水、父老，面对湘西的风俗文化。但是作家在追求文学语言生动活泼和新鲜独特的个性背后，展现给读者的却是语言的粗糙和杂芜。例如：

沈从文．占领[A]．沈从文全集卷一[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2）：105．

沈从文．初八那日[A]．沈从文全集卷一[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2）：178．

沈从文．草绳[A]．沈从文全集卷一[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2）：226．

沈从文．猎野猪的故事[A]．沈从文全集卷一[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2）：231．

沈从文．赌道[A]．沈从文全集卷二[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2）：341．

“半斤——喂，老板，少来点骨吧，你莫豹子湾的鬼，单迷熟人！……”

“这里四两，要用来剁饼饼肉的……这又是个六两的，要炒饼丝……那不要，那不要，怎么四两肉送那么多的帮老官（骨）？”（《屠桌边》）

对话中的“帮老官”是地方特有的名称，一般读者很难理解，这样就拉开了读者与作家之间的距离，对于文本和读者之间的对话也是一种障碍，所以这种地方味太浓的词语不宜在作品中频繁出现。

## 1.2 以对歌方式展开的对话

也许湘西各个民族之间的语言不尽相同，歌唱却能沟通他们之间的思想与情感。歌唱是娱乐，也是塑造民族灵魂的一种仪式，所有的矛盾冲突仿佛已被歌声慢慢地溶化。唱歌是一种特殊的对话方式，正是因为沈从文巧妙地运用了唱歌这种特殊的对话方式，才使得他的小说显得与众不同，小说因此而具有一种浪漫情调。这种对歌的对话方式主要集中在以美丽爱情为主题的小说当中，如《阿黑小史》、《龙朱》、《神巫之爱》、《媚金·豹子·与那羊》、《萧萧》、《凤子》、《月下小景》等。沈从文与湘西民歌有着不解之缘，从本质上看，民歌和湘西人民生活十分的密切，它是湘西人的“精神食粮”。在湘西，有的地方还保存着这样的民俗，当小孩到了一定的年龄，就必须学习歌唱，不会唱歌会被认为是一种不体面的事，甚至还把唱歌作为择偶条件。如此看来，湘西的青年男女以唱歌的方式互诉衷肠也就不足为奇了。

### 1.2.1 古朴、自然的湘西民歌

沈从文在他的乡土小说中引用了大量的民歌来传达主人公的思想与情感，其中有几首会经常出现在不同的作品里。这些民歌是湘西人情感方式的一种总结，自然、率真，甚至不乏粗野，这点在《阿黑小史》、《萧萧》中多有体现。例如：

“天上起云云起花，  
包谷林里种豆荚，  
豆荚缠坏包谷树，  
妹妹缠坏后生家。”

这样的情歌会让人觉得湘西风情别有一番新奇的魅力！

再比如：

“笼中蓄养的鸟它飞远，  
家中生长的人却不容易寻见，

沈从文. 屠桌边[A]. 沈从文全集卷一[M].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12): 303.  
沈从文. 萧萧[A]. 沈从文全集卷八[M]三.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12): 257.

我若是有爱情交把女子的人，  
纵半夜三更也得敲她的门。”

这首民歌在《神巫之爱》以及《凤子》中都有体现。用笼中的鸟儿作比喻来表达唱歌的人对爱情的渴望。

《长河》中天天在兴致好的时候也会唱到：

“你歌没有我歌多，  
我歌共有三只牛毛多，  
唱了三年六个月，  
刚刚唱完一只牛耳朵。”

同样的歌声在小说《凤子》中也能听得到。

另外，乡土小说中还会出现许多祭神的神歌，例如《边城》中翠翠等待祖父不归，一人坐着，心里生出一丝寂寞，于是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巫师十二里还愿迎神的歌：

……

洪秀全，李鸿章，  
你们在生是霸王，  
杀人放火尽节全忠各有道，  
今来坐席又何妨！  
慢慢吃，慢慢喝，  
月白风清好过河。  
醉时携手同归去，  
我当为你再唱歌！”

同样的歌声在小说《神巫之爱》中也有体现，歌词奇特，饱含一种山野之气、古朴之风。

这样精彩的民歌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屡屡出现，它们具有鲜明的地方民族特色，反映着湘西人的文化传统以及审美观念。作为湘西人民生活的一面镜子，这些民歌直接反映了湘西文化的特质。

### 1.2.2 “诗化”的对话

乡土小说中还有一部分是讲述苗族男女青年之间浪漫的爱情故事，这些小说的

沈从文. 神巫之爱[A]. 沈从文全集卷九[M].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12): 400.

沈从文. 凤子[A]. 沈从文全集卷七[M].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12): 153.

沈从文. 边城[A]. 沈从文全集卷八[M].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12): 96.

创作完全体现了作家的“王子公主情节”。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几乎都是用唱歌的方式来表达爱意，而且歌词往往被“诗意化”，带有很浓的欧化色彩，歌词往往选取浓墨重彩的比喻来表达爱意。在对话或歌词中，男女双方都被赞美到常人难以企及的程度。这一点在《龙朱》、《神巫之爱》、《月下小景》、《凤子》、《媚金·豹子·与那羊》中多有体现。

例如《龙朱》中矮奴在看到主人心情不好时就过来恭维他：

“主，今天这样好的天气，是日神特意为主出游而预备的天气，不出去像不大对得起神的一番好意！”

“日神为我预备的天气我倒好意思接受，你为我预备的恭维我可不要了。”

“本来主并不是人中的皇帝，要倚靠恭维而生存。主是天上的虹，同日头与雨一块儿长在世界上的，赞美形容自然是多余。”

“那你为什么还是这样唠唠叨叨？”

“在美的月光下野兔也会跳舞，在主的光明照耀下我当然比野兔聪明一点儿。”

这段对话中，矮奴用“虹、雨、月光”这样富有诗意的词来赞美龙朱，表明龙朱是神的造化，是人中之楷模；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刻画矮奴会说话，会讨主人开心，愚蠢但又天真可爱的形象。

与《龙朱》不同，《媚金·豹子·与那羊》是一篇凄美的爱情故事。这篇小说的结局不像《龙朱》那样，最后“王子与公主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媚金与豹子因为一点小小的误会而双双殉情，小说中也不乏大量诗意的民歌对唱，而且也很精彩。小说中，歌唱是主人公互表爱慕之心的途径，歌词里面有“雨、红叶、星子、风”这样富有诗意的词语，民歌节奏明快，整齐匀称，令读者心头愉悦。媚金称豹子为“我的风”，而豹子在歌词里也称媚金为“我心中最大的神”，通过歌词读者也能读出男女主人公心中那份大胆而又热烈的爱情，他们把心中的这份爱用歌声表达出来，使两个人能清晰地了解彼此的心意。这种民歌对话用在小说里无疑是一种好的对话方式，读者也能通过歌词来了解主人公的气质、风度、心理、性格等。例如媚金的那句“我但愿你的心如太阳光明不欺，我但愿你的热如太阳把我融化，莫让人笑凤凰族男子无信，你要我做的事自己也莫忘记。”这句民歌不仅能表现出媚金大胆追求爱情以及对爱情的忠贞不渝，也为后面的故事情节做铺垫。

沈从文·龙朱[A]·沈从文全集卷五[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2）：340。

沈从文·媚金·豹子·与那羊[A]·沈从文全集卷五[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2）：354。

同样富有诗意的对话在小说《凤子》中也多有体现，例如：

“你月下如仙日下如神的女人，你既不是流星，一个远方来的客人，愿意知道你打哪儿来，上哪儿去，并且是不是可以稍稍停住一下？”

“平常我只听说有毒的菌子，今天我亲自听到有毒的歌，”

“有毒的菌子使人头眩，有毒的歌声使人发抖。”

“好菌子不过湿气蒸成，谁知道明后日应雨应晴？好声音也不过一阵风，风过后这声音留不了什么脚踪。”

“好烧酒能够醉人三天，好歌声应当醉人三年。”……

“谁见过天边有永远的虹？问星子星子也不会承认。我听过多少虫声多少鸟声，谎话够多了我全不相信。”

“若天上无日头同雨水，五彩虹自然不会长在眼前，若我见到你的眼睛和手臂，赞美的语言将永远在我的口边。”……

“花朵上涂蜜想逗蜂子的欢喜，言语上涂蜜想逗女子的欢喜：可惜得很——大屋后青青竹子它没有心，四月里黄梅天气它不会晴。”……

以上对话皆出于第八章“在栗林中”。之所以摘抄这些对话，是因为它们有很大的对称性，读起来琅琅上口，很有节奏感。看到这样的对话，会让人情不自禁地想到小说《龙朱》，想到《媚金·豹子·与那羊》。这样的求爱方式并不陌生，他们的对话充满诗意且又通俗易懂，节奏也很明快，这样的对话方式只有在湘西那个偏远的地方才会有，体现了对话双方对爱情的见解以及互相爱慕的内心世界。

以上这些作品中，主人公说出的话似乎是出自莎士比亚笔下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之口，带有很浓的西洋情歌的风味。金介甫在《沈从文笔下的中国》中这样评价：“沈从文的歌所表述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感情范围并不一定不现实，但是歌中的比喻很多似乎西方化了，一些歌直截了当，主题统一，社会观明事达理，说明这些歌是对真品的不高明的仿造，这些歌像沈从文的早期白话诗，但从另一方面看，作者至少在尽力表现苗族歌谣中大量运用的植物和其它比喻……”的确，像金介甫认为的那样，这些歌并不一定不真实，但是这样浪漫的语言出自湘西苗民之口，似乎有失真性，也许是因为作家的故土情节吧，他赋予了笔下的人物应有的灵气和文雅，才使得主人公能说出这样富有诗意的话语，唱出如此优美、浪漫的歌声，这一点也是其他作家所望尘莫及的。

沈从文．凤子[A]．沈从文全集卷七[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2）：133-136．

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 [A]．沈从文研究资料（上）[G]．广东：花城出版社，1991（1）：850．



### 1.3 日记体和书信体小说中的“潜在”对话

沈从文在早期的都市题材中，常常会运用写信或记日记的形式来描写对话。相对于直接对话形式的小说，日记体及书信体的小说有它独到的特点。日记和书信往往是一个人内心的独白。作者用日记、书信这样的叙述方式来写小说，能更加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言论，同时也能遵循真实的原则。日记体和书信体的小说本身就是一种间接的对话形式，不论是他的《篁君日记》、《不死日记》还是《呆官日记》，都能体现一个“真”字。因为是日记的形式，所以主人公能更加真实地记录自己的心路历程。通过日记，通过文字把内心的波动呈现在读者面前，其实也是主人公与读者之间的一种间接的对话。以《呆官日记》为例，主人公用记日记的方式记录下了每天的心情，透过日记，读者就能很清楚地了解一个小科员面对上下级，面对感情，面对生活的无奈，以及当时国家动乱不堪，人和人之间种种虚伪的利益关系等。关于记录的真实这一点，主人公在日记的开头就这样写到：“我们主人，（应当说朋友啊，他曾叫过我为老弟，平时也喊我的号，很亲热，这的确是一位好朋友！）成天也写日记的，不过日里所作的他不写上——照我所知的譬如打牌、吵架，生气时用手杖打书记之类，他不写在日记上——写上的却满是不可信的话，大约因为它是国家大员，又是有学问的人，所以在做文章吧。写日记若认真，照直写，像我不过一匹狗，说狗话，自己看来也不顺眼，这也是事实，然而我当天赌咒，我要‘忠实’自己的。一个狗当然不好说谎忠实于某人或某党，骗钱骗饭，但我还有我自己，有些人似乎是因为不要自己，所以本来好好的一个人却作成某某‘走狗’的，我写到此我想笑了，既然人都可以成为狗，我为什么不可称为人呢？假使我那朋友让我穿上体面的衣服，排排场场地到社会上同绅士们应酬，我当然也是绅士！”透过这段内心独白读者能了解到，主人公虽然是被人看不起的小科员，但是他却能真实地记录一切人和事，记录自己的内心世界。这段日记也传达出了作者自己的观点，他借主人公的口讽刺当时社会上的一些人，自认为自己有学问，是绅士，用笔记录下来的也只是些表面的、虚伪的事实，不敢说真话。而敢于说真话的却恰恰是那些被人当狗一样看待的小人物。这篇小说里的每一篇日记都清晰地记录了主人公的真实想法。作者采用日记体的形式来写小说，就是想借记日记人的口来真实地记录当时社会的一切人和事，采用这种方式可以更加言论自由，把自己内心的不满通过日记全部发泄出来，同时也能很巧妙地体现出作家的心理情感和思想观念。但是早期日记

---

沈从文. 呆官日记[A]. 沈从文全集卷四[M].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12): 3-4.

体小说中的人物对话也有不好的一面，比如，没有内容。小说也只是单纯地为了宣泄主人公的情绪，也即是反映作家自己内心的不满。作家觉得很自卑，觉得待遇不公平，为了发泄心中的愤懑，他在小说中无休止地抱怨，一件事情会来来回回地重复。例如，写生活的贫寒，作者在小说中会不停地重复日子如何的艰难，来回地抱怨命运如何的不公，因而内容显得很空洞，没有实际的思想意义，同时也缺乏艺术性。

同样，《箕君日记》是主人公“箕君”记录自己从“四月初一”到“五月十二”这些天里与两个女人之间的感情变化，内容同样很空洞。《一个天才的通信》无非是作者记录自己贫苦的生活环境，作家的态度依然很真诚，小说没有情节和结构，也没有顺序可言，只是很随便、很真实地把贫困的生活如实地供述出来。在家人疾病的呻吟中，他还要忍受着疲倦与饥饿，干两元一千字的苦工，遇着书店老板不高兴时，只好像丧家犬一样归来，把家人热烘烘的衣裳脱下当去，以换煤米……整篇小说都是在诉说生活的疾苦，而且是反复诉说，因而同样显得空洞无物，没有意义，小说因此而显得很繁琐、冗长。《不死日记》也表现出同样的问题。由此可见，沈从文早期的这些日记体及书信体的小说都是记录一些琐碎的事情，因其是以记日记和书信的形式来写，故而显得很真实，同时流露出强烈的倾诉欲望。

## 第二章 “个性化”的人物对话

语言可以表达一个人的想法与内心的思维活动，由此来揭示人物的灵魂与展现人物的性格是再准确不过的了。“在优秀小说家的笔下，语言就像是‘魔方’。他们常常用大多数读者都知道的字、词，描绘出、变化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多彩绚丽的画面，揭示出种种独特的思想与情感。”在小说语言的运用当中，对话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绝大多数小说作品中都有人物对话。但是人物对话是否能体现人物的个性，就要看作家对人物对话的理解和把握程度。

一部作品中，“好的人物对话能生动自然地表现出人物的教养、气质、风度、心理等多个方面。可见，对话是表现人物性格的一个主要手段，用的好，就能使人物‘活’起来，反之则必‘死’无疑，必‘假’无疑。”这就要求小说中的人物对话能高度展示人物的个性，使读者“闻其声如见其人，听其言而观其心”，从而塑造出典型的人物形象来。这一点在沈从文的湘西系列小说中得到了很好的验证。乡土小说的创作成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作者为笔下的人物安排了符合自己身份的话语。这些对话不仅能展示当地的风俗，传达作者的一些观念，更重要的是能刻画人物的性格和心理，使得人物活灵活现，有血有肉。其中，小说《边城》、《夫妇》、《丈夫》、《长河》、《雨后》、《柏子》、《新与旧》、《大小阮》等都体现了这一点。

### 2.1 人物性格的表现

沈从文善于用质朴、平淡的语言来表现人物的性格。例如：在小说《柏子》中，作家通过人物之间的对话来表现柏子质朴、热情、勇敢、多情的性格特征。《雨后》通过对话表现了四狗子的憨厚、粗野，以及阿姐热情奔放而又多情、细心的性格特征。此外，《丈夫》中“丈夫”的麻木与细心，《长河》中“天天”的天真无邪、美丽大方，《边城》中“翠翠”的聪明乖巧无不体现在小说的人物对话当中。

作家在表现人物的性格时，严格地遵守生活的逻辑，在描写自己喜爱的人物时，既写他们身上的优点，也写他们身上的缺点，所谓“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吧。沈从文说：“他们是正直的、诚实的，生活有些方面及其伟大，有些方面又及其平凡，性情有些方面及其美丽，有些方面又及其琐碎”。伟大与平凡，美丽和琐碎，对于这对立的两个方面，作者没有主观的取其一面，而是很真实

论小说中人物的对话[Z]. <http://blog.sina.com.cn/ynye>

小说中对话的作用[Z]. [http://blog.tom.com/chi\\_tangchuncao](http://blog.tom.com/chi_tangchuncao)

沈从文·边城·题记[A]. 沈从文全集卷八[M].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2）：57.

的写下去。下层人民身上的诚实、重情义、雄强、热情、单纯等，不仅表现在他们琐碎与平庸的一举一动里，更体现在人物相互的对话之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边城》。司马长风这样评价到：“边城里的对话，真正是人民的语言，那些话能使你嗅出泥味和土香。”小说主人公翠翠每天的生活很简单，不是帮着祖父摆渡，就是坐在门前编蚂蚱玩，再就是在端午节这一天跟随祖父上城里看龙舟比赛，因此小说中她的语言显得那样的简单清澈。而包括祖父，船总顺顺以及傩送兄弟等在的人物形象，其语言也都是那般淳朴自然，善良豪爽。例如，过渡的人要向老船夫表示感谢的时候，总会抓一把钱掷到船板上，这时候，老船夫必会一一拾起，依然塞到那人手心里去，俨然吵嘴时的神气说：“有了口粮，三斗米，七百钱，够了。谁要这个！”神态、动作，尤其是出自他口中的这句话，把老船夫的豪爽、朴实表现得淋漓尽致。余亚惠在她的文章《沈从文小说的语言艺术》中也提到了这句话：“客观的叙写融进了主观的情感，这就使得在写不同类型的文章时运用了不同感情色彩的语言。其一，在写乡土小说时，语词的运用大都流露出对人的肯定，对物的热爱。譬如数量词的运用，在《边城》中‘我有了口粮，三斗米，七百钱，够了。谁要这个？’其中‘三、七’是形容数量的多，暗示出老船夫的热情、真挚、淳朴、友善。”

又如，二老和翠翠第一次见面时的一段对话：

“是谁？”

“是翠翠！”

“翠翠又是谁？”

“是碧溪岨撑渡船的孙女。”

“你在这儿做什么？”

“我等我爷爷。我等他来好回家去。”

“等他来他可不会来，你爷爷一定到城里军营里喝了酒，醉倒后被人抬回去了！”

“他不会。他答应来，他就一定会来的。”

“这里等也不成。到我家里去，到那边点了灯的楼上去，等爷爷来找你好不好？”

翠翠误会邀她进屋那人的好意，正记着水手说的妇人丑事，她以为那男子就是要她上有女人唱歌的楼上去，本来从不骂人，这时正因等候祖父太久了，心中焦急得很，听人要她上去，以为欺侮了她，就轻轻地说：

司马长风：论沈从文的创作[A]．沈从文研究资料（上）[G]．广东：花城出版社，1991（1）：576．

沈从文：边城[A]．沈从文全集卷八[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2）：63．

余亚惠：沈从文小说的语言艺术[J]．武汉：中国文学．语文教学与研究：综合天地，2007（1）：96-97．

“你个悖时砍脑壳的！”

话虽轻轻的，那男的却听得出，且从声音上听得出翠翠年纪，便带笑说：“怎么，你骂人！你不愿意上去，要呆在这儿，回头水里大鱼来咬了你，可不要叫喊！”

翠翠说：“鱼咬了我也不管你的事。”

这段对白是二老和翠翠初次相识的一段对话。在前面的论述当中，论文也一直在强调一点，即所有的人物对话都是为了塑造人物形象而准备的，而表现人物的性格，刻画人物的心理，反映人物的教养、气质、风度就是作家运用人物对话最主要的目的。上面摘抄的《边城》里面的这段对话就很好地反映了翠翠的性格，她聪明、活泼又乖巧，从她和二老的对话中就能看出来。当她误认为二老欺侮了她时，毫不客气地说了一句：“你个悖时砍脑壳的！”这句话出自翠翠的口中，看得出她的单纯和善良，虽然是一句骂人的话，可是读者却能很明显地感觉到那句话是善意的。二老的那句：“怎么，你骂人！你不愿意上去，要呆在这儿，回头水里大鱼来咬了你，可不要叫喊！”大家都知道鱼是不会咬人的，只有年幼的小孩子才会相信鱼会咬人，二老对翠翠说这样的话，一是说明二老的幽默，另一方面也能表现出他对翠翠的爱慕之情。同样，翠翠最后用一句：“鱼咬了我也不管你的事。”来回答二老，虽然是一句生气的话，但是谁也能看出翠翠说这样的话恰恰证明了她对二老有好感，并不是真的讨厌他。对话把翠翠的善良单纯，老船夫的质朴、豪爽以及二老的幽默风趣很自然地表现出来。

又如《雨后》，小说中的对话亦十分符合人物的身份：

“我明白你会来，所以我等。”

“当真等我？”

“可不是，我看看天，雨快要落了，谁知道这雨要落多大多久，天又是黑的，我喊了五声，或者七声。我说，四狗，四狗，你是怎么啦！雨快要落了，不怕雷公打你么？全不曾回声。我以为你回家了。我又算，……雨可真来了。这里树叶子响得怕人，我不怕，可只担心你。我知道你是不曾拿斗篷的。……”

“我告你，我也总有一天要枯的，——一切也要枯，到八月九月。我总比你们枯的更早。”

四狗，莫名其妙。他说道：

“我的天，我听不懂你的话。”

“我也不一定要你懂，你总有一天懂的。”

沈从文. 边城[A]. 沈从文全集卷八[M].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12): 79.

“让我在这便懂，成不成？”

“你要懂，就懂了，载不得我说。”她又想，“聋子耳边响打雷”，就哧的笑了。

小说为了突出对话，一开篇就是人物对话，非常突兀。按理说，小说第一次提到说话人时，总是要先交代人物的姓名，可是作家却打破了传统的叙述方法，一段对话过后才出现“四狗笑。四狗不答。”这样的字样，而且小说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女主人公的名字，只是用“她”来代替。然而，这并不影响小说情节的发展，这样的开头非常有特色。对话描述了女主人公雨中期待爱人到来的画面，那种关怀、那种焦急是一点都不虚伪的。紧接着的那段对话表现了阿姐的多情、成熟以及四狗的憨厚、粗野而又顽皮的性格特征。小说最后，“四狗，不许到井边吃那个冷水，”这种对爱人的关心，又体现了阿姐的细心谨慎。如此细致入微的对话描写，可见作者的精心与细腻。

同样，在沈从文后期的小说创作中，人物对话仍然是表现人物性格一个有力的手段。《长河》中的主人公“天天”同《边城》中的“翠翠”一样，聪明美丽、活泼善良，从内到外洋溢着大自然的纯真之气。但与翠翠不同的是，天天生活在“新生活”到来的现实社会，保安队到处横行霸道，他们采取无赖的手段向滕长顺索要橘子，并对长顺的小女儿动起了邪念，这一切都表明了湘西社会在时代的变动中呈下降趋势。一种新的历史走向即将展现在人们眼前，谁也不清楚时代会怎样发展，“新生活”就像瘟疫一样笼罩着湘西。在这种残酷的现实面前，天天始终保持镇定的心态，从容地面对所发生的一切。长顺对人豪爽大度，老水手满满则热情、勤劳又善良，而三黑子则勇敢刚毅、有主见，这些人都是作者美好生命理想的化身，是沈从文在时代的急剧变革下对湘西生命精神以及美好人性的坚守。然而他的这种坚守是辛苦的，也是无力的，湘西美好的生命理想终究还是要在时代的变革面前沉落。小说中的人物对话反映出这一变化对湘西人生活的改变，以及在这种“新生活”面前人的无奈以及对未来世界的担忧。例如：

“三哥，三哥，你怎么不看戏，大家都在看戏，你何必忙？”

“戏有什么可看的，还不是红花脸杀进，黑花脸杀出，横蛮强霸的就占上风！”

三黑子正对汤汤流水，想起家里被那个有势力的人欺压讹诈，有点火气上心。天天像是看透了他的心事，因此说：“横蛮强霸的占上风，天有眼睛，不会长久的！戏上总是一报还一报，躲闪不得！”

沈从文. 雨后[A]. 沈从文全集卷三[M].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12): 273-274.

沈从文. 雨后[A]. 沈从文全集卷三[M].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12): 278.

“一报还一报，躲闪不得！戏上这样说，真事情可不是这样。”

……

老水手跟随天天身后到了河坎边，也上了那只橘子船，“天天，天天，你看山上那个火，烧上十天了，还不止息，好像永远不会熄。”

天天依随老水手烟杆所指望去，笑着说，“满满，你的烟管上的小火，不是烧了几十年还不熄吗？日头烧红了那半个天，还不知烧过了千千万万年，好看的都应当长远存在。”

老水手俨然追问似的说：“怎么，好看的应当长远存在，这事是归谁派定的？”

天天说：“我派定的。——只可惜我这一双手，编个小篮子也不及你在行，还是让你来编排吧。天下归你管，一定公平得多！”

……

“满满，不要回去，就住到我家里，我带得有金堂叶子烟，又黄又软和，吸来香喷喷的，比大炮台烟还好，你试试看！”

老水手挥舞着那个短烟杆，“天天，你说说看，我还不曾派他当主席，他倒赏给我金堂烟叶来了。好福气！”

三黑子正想起队上小官仗势凌人处，不明白老水手说的是什么意思，也跟着笑。“我当了主席，一定要枪毙好多好多人！做官的不好，也得枪毙。”

天天笑着：“三哥，得了，轮到你做村子里龙船会主席，还要三十年！”

老水手也笑着，眼看河上的水鸭子成排掠水向三里牌洲上飞，于是一面走一面说：“回家吃饭去，水鸭子都回窠了。”

上面的对话是小说《长河》第一卷结尾时天天、满满和三黑子三个人之间的对话，需要说明的是这三段对话并不是连接很紧密的。第一段是天天和“三哥”之间的对话。三黑子的语言刚烈，他的那句“横蛮强霸的就占上风”表明了三黑子已经看透了世间的变化，他知道像自己这样的平头百姓在“新生活”的面前是无助的。而天天的话语中却透露出一丝希望，他认为戏里总会一报还一报，那么现实生活中也一样，恶势力终究是要被打倒的。天天的这些话也能表现出其单纯幼稚、泼辣豪爽的性格特点。三黑子的认识却并非如此，他认为戏跟生活还是有区别，也表现了

沈从文. 长河[A]. 沈从文全集卷十[M].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12): 166.

沈从文. 长河[A]. 沈从文全集卷十[M].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12): 168-169.

沈从文. 长河[A]. 沈从文全集卷十[M]. 沈从文. 雨后[A]. 沈从文全集卷三[M].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12): 273-274.

其性格的稳重和老练。第二段对话是在满满和天天之间进行的。天天和满满因为山野上燃烧的火而引发了一系列的感慨，天天毕竟年轻，她愿意看到也愿意相信“好看的都应当长远存在”，这句话也反映出了天天的一个美好愿望，也是作者在天天这个人物身上所寄予的最后一丝希望。天天在“新生活”面前所表现出来的镇定和乐观，是湘西民族所具有的美好品质，沈从文不想抹杀也不愿意看到美好的品质被毁灭，于是，天天的语言是那样的慷慨有力，让人读后能看到一种希望，一种活力。第三段对话，是在天天，满满和三黑子之间发生的。这段话是三个人聚在一起谈论他们心中那个未来的世界，话语中流露出他们对湘西未来的忧郁和担心。尽管有这样的忧郁在其中，他们的口气仍然是开玩笑的、乐观的，这也正是作者最后想保留的一点民族精神。《长河》是作家对湘西生命形式和生命理想的一曲挽歌。若从人物对话的角度来看，作家那种自然朴实而又富有诗意的语言风格也随着他内心的矛盾与失落而消失殆尽。

同样，都市题材小说中的人物对话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即表现人物的性格、刻画人物的心理。与乡村张扬的“人性”相比，城市文明是作者竭力讽刺的对象。在作家看来，所谓的城市人在“文明”进步的掩盖下，“人性”被泯灭，他们虚伪、庸俗、自私、狡诈、怯懦，而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知识分子。和鲁迅不同的是，知识分子在鲁迅笔下充当的是启蒙者的角色，而在沈从文这里他们却是一群污合之辈。他们表面上道貌岸然，其实骨子里却渗透着虚伪和庸俗。对于生活在都市里的人，作者的态度是理智的、冷漠的甚至是嘲讽的。这一点在都市小说中人物对话上有很明显的体现。对话在他的都市题材小说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一般约占三分之一，有的达到三分之二，往往连续几页都是人物对话，更有甚者，几乎全篇都是，例如《若墨医生》。人物的社会生活构成社会环境，社会环境又铸造着人物的性格。自私、虚伪、怯懦必然在大都市这种社会里滋生、蔓延，《八骏图》正是这种性格的真实写照。小说描绘了几个性格不同的教授形象，在他们的话语中透露着虚伪和怯懦。例如：

小说中的教授丙是个哲学教授，他对达士先生讲了一个同事“精神恋爱”的故事。那个同事与爱人分床而居，违背人性，把妻子恹恹的病死，最后却跟上海的一个交际花结了婚。丙骂同事是个“阉鸡”，说他只不过是“佛教不净观，与儒家贞操说两种鬼在那里作祟罢了。”达士先生听完这个故事，问起教授丙的恋爱观时，他们之间有这样一段对话：

沈从文. 八骏图[A]. 沈从文全集卷八[M].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12): 209.



“丙先生，我问您，您的恋爱观怎么样？”……

“我没有恋爱观。我是个老人了，这些事应当是儿女们的玩意儿了。”

达士先生房中墙壁上挂了个希腊爱神照片，教授丙负手看了又看，好象从那大理石雕像上凹下处凸出处寻觅些什么，发现些什么。到把目光离开相片时，忽然发问：“达士先生，您班上有个×××，是不是？”

“真有这样一个人。您怎么认识她？这个女孩子真是班上顶美……”

“她是我内侄女。”

“哦，您们是亲戚！”

“这孩子还聪敏，书读得不坏，”说着，教授丙把视线再度移到墙头那个照片上去，心不在焉地问道：“达士先生，这照片是从希腊人的雕刻照下的吗？”这种询问似乎不必回答，达士先生很明白。

教授丙在回答达士先生关于恋爱观的问题时，他搪塞不答，声称那是儿女们的玩意，而自己是个老人了。看完了希腊爱神照片，又问起了和自己有点亲戚关系的女孩子，在谈话过程中，他又心不在焉地问达士：“这照片是从希腊人的雕刻照下的吗？”，这个问题似乎很多余。两个人此时此刻都明白对方的心思，从他们的对话中也可以看出两个人的虚伪。教授丙的恋爱观和他后来的神态和语言显得很矛盾，再现了他“性饥渴”的真实心理和性格。达士先生将他和“教授乙”一并归入“疯狂”一类，而从他们的话语中，确实能体现他们疯狂的性格特点。

再比如小说《若墨医生》中，若墨医生和“我”关于政治、关于女人的谈话：他一面把烟斗在船舷轻轻地敲着一面说：

“中国国家就正因为毫无目的，飘泊无归，大有不知所之的样子，到如今弄得掌舵的人无办法，坐船的人也无办法。大家只知道羡慕这个船，仇视那个船，自己的却取自由任命主义，看看已经不行了，不知道如何帮助一下掌舵的人，不知如何处置这当前的困难，大家都为这一只载了全个民族命运向前驶去的大船十分着急，却不能够尽任何力量把它从危险中救出。为什么原因？缺少认真作事的人，缺少认真思索的人，不只驾船的不行，坐船的也不行。坐船的第一就缺少一分安静，譬如说，你只打量在这小船上跳舞，又不看前面，又不习风向，只管挑剔，只管分派我向这边收帆，向那边扳舵，我纵十分卖气力照管这小船小帆，我们还是不会安全达到一个地方！”

“说清楚点，你意思以为中国目前情形，是掌舵的不行，还是坐船的捣乱？”

“除了风浪太大，没有别的原因。中国虽像一只大船，但是一堆旧木料旧形式马马虎虎束成一把的木筏，而且是从闭关自守的湖泊里流出到这惊涛骇浪的大海里来，坐船的没见过风浪，掌舵的又太年青，大家慌乱失措，结果就成了现在样子了。”……

“女人有什么可说？在你身边时折磨你的身体，离开你身边时又折磨你的灵魂；她是诗人想象中的上帝，是浪子宫能中的上帝。但我们为什么必需一个属于个人的上帝？我们应当工作，有许多事情可作，有许多责任要尽，为一个女人过分消耗时间和精力，那实在是无味得很。”

董易在他的文章《试谈沈从文部分小说思想倾向的复杂性》中说：“这篇小说几乎通篇都是由两个人之间的对话组成，而其中若墨医生关于政治、关于女人的谈话都意在刻画这位医生凡事都那么认真而略带怪癖的性格。”这段话分析得很恰当。小说几乎是由对话构成，对话直接讨论的正是当时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最尖锐的问题。若墨医生在政治上显然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把国家比作大船，认为当时中国的情形是因为客观环境太恶劣，加上领导者的年轻，人民的急于求成才使得国内一片混乱不堪。在谈到女人时，他说女人会对你进行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但当牧师的女儿来青岛疗养见到医生的时候，医生却认为女人的说话和笑都是一种有毒的东西，对话意在刻画若墨医生怪异的性格以及面对女人矛盾的心理状态。作家对这位似乎言行不一的朋友没有任何嘲笑的意思，相反他赞美了医生那种对人生严肃认真的态度，也反映了作者在涉及中国革命时思想上的矛盾和复杂心理。

都市题材小说中充分表现人物性格的代表性作品还有《大小阮》。这篇小说中的人物对话几乎占到全篇的三分之一，小说塑造了两种不同的典型性格。大阮的自私、怯懦、自甘堕落以及小阮的年轻气盛、生性好斗、坚韧不拔无不体现在双方的对话之中。小说中描写的人物性格都是非常真实的，例如，作品在描写小阮参加广州起义失败后，冒着生命危险逃出广州，回到北京大学附近的宿舍暂时隐蔽下来时，与大阮之间有一段对话：

“小三哥，你不要去好，那地方不是个地方，与你不合宜。”

“你以为我住在这里，每天和你成天看戏说白话，就合宜吗？”

……

“可是如今是什么世界，我问你。君子不立乎严墙之下，你到唐山去不是跳火

沈从文．若墨医生[A]．沈从文全集卷九[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2）：169-175．

董易．试谈沈从文部分小说思想倾向的复杂性[A]．沈从文研究资料（上）[G]．广东：花城出版社，1991（1）．467．

坑吗？”

“先生，要世界好一点，就得有人跳火坑。”……

他们之间的对话很长，论文摘取其中的一段来分析，对话真实地把大阮精神上的麻木、堕落、苟且偷生、无可救药以及小阮对革命认识上的成熟、清醒，为了革命的成功，勇于牺牲自己的英雄气概刻画了出来，于是小说成功地塑造出两个性格不同的典型形象。

## 2.2 人物心理的刻画

英国作家雷班在《现代小说写作技巧》一书中指出，小说中人物对话有两种类型：“是直接传达出复杂的心理呢，还是用喜剧化了的准确语言。”他又说：“然而，准确的语言并不等于就是精彩的对话：许多索然无味的电视剧脚本中的对话可以用录音机从街头巷尾的谈话中采集得到。当然，读者期望人物的语言逼真，同时也要求他们的话尽管说得支支吾吾、转弯抹角，但却要用读者自己无法表达的措词。换句话说就是，读者要求作家把对话作为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

雷班在这里谈的是人物对话含蓄性的问题，而且他将小说创作如何才能使人物对话显得含蓄说得更具体了，那就是尽量使人物的对话能够传达出人物深藏的复杂心理。沈从文就非常善于运用对话来表现人物细微的内心世界，这一点在小说《边城》、《丈夫》、《绅士的太太》、《八骏图》里有完美的体现。

《边城》在塑造翠翠这个人物形象时运用了很多心理描写的方法，有的是直接描写心理活动，有的则是通过对话或者自言自语来揭示心理。例如，自从那次端午节和二老邂逅之后，翠翠就喜欢上了这位英俊善良的小伙子，所以在又一年的端午节，翠翠和爷爷再次去城里看龙舟比赛，当翠翠从长顺和祖父的对话中得知二老是在下游六百里外青浪滩过端午节时，她就记在了心里，于是在回家的路上翠翠和祖父之间有这样一段对话：

“顺顺真是个好人，大方得很。大老也很好。这一家人都好！”

“一家人都好，你认识他们一家人吗？”

祖父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所在，因为今天太高兴一点，便笑着说：“翠翠，假若大老要你做媳妇，请人来做媒，你答应不答应？”

翠翠就说：“爷爷，你疯了！再说我就生你的气！”

祖父话虽不说了，心中却很显然的还转着这些可笑的不好的念头。翠翠着了恼，

沈从文. 大小阮[A]. 沈从文全集卷八 [M].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 (12): 402.

[英] 乔纳森·雷班. 现代小说写作技巧 - 实用文艺批评集[J]. 武汉: 外国文学研究, 1982, 1, 88.

把火炬向路两旁乱晃着，向前快地走去了。

“翠翠，莫闹，我摔到河里去，鸭子会走脱的！”

“谁也不希罕那只鸭子！”

祖父明白翠翠为什么事不高兴，祖父便唱起摇橹人驶船下滩时催橹的歌声，声音虽然哑沙沙的，字眼儿却稳稳当当毫不含糊。翠翠一面听着一面向前走去，忽然停住了发问：

“爷爷，你的船是不是正在下青浪滩呢？”

这段对话很生动地表明了祖父和翠翠两个人各自的心思，祖父因为见到了大老，并对大老产生了很好的印象，也因为船总顺顺很大方的送给了老船夫一只肥鸭，所以才会说到：“顺顺真是个好，大方得很。大老也很好。这一家人都好！”翠翠紧接着问，“一家人都好，你认识他们一家人吗？”翠翠的这句话似乎有讽刺祖父的意思，好像在说，“你只见过顺顺和大老，又没有见过其他人，怎么会知道人家一家人都好。”这句话也有可能是翠翠因为心念着二老，想多了解一些关于二老的情况，所以当祖父说到“这一家人都好时”，她才会问到：“一家人都好，你认识他们一家人吗？”作者用这样一句话为读者留下了悬念，表明了翠翠当时复杂的心理活动。然而祖父却不明白孙女心里的真实想法，也不明白她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因为太高兴了，便笑着问：“假若大老要你做媳妇，请人来做媒，你答应不答应？”这下可惹恼了翠翠，乱晃着火把，向前快地走去了。祖父以为翠翠是因为害羞才不让说的，虽然嘴上不说了，但是心里还在想着这件事情，看见翠翠生气了，他便唱起了摇橹人驶船下滩时催橹的歌谣。因为记着长顺和祖父的那些谈话，所以翠翠忽然站住问爷爷：“爷爷，你的船是不是正在下青浪滩呢。”问的很突然，让人摸不着头脑，但仔细一想便知，原来她是惦记着在青浪滩的那个人，认真揣摩这句话便可知翠翠内心真实的想法，她很痴迷地牵挂着远方的那个人。这段对话里不仅有牵挂，还有深深的思念和担忧，以及让人琢磨不透的少女心事。对话把翠翠和爷爷两个人各自内心的想法很形象地表现出来。

沈从文笔下的人物对话很平淡但是文字却很有力，耐人寻味，“他特别追求文字的暗示性、音乐性与传神状貌的表现力，为达这个目的，他以湘西方言为基础，注意向民间富有表现力的语言学习，然后予以加工提炼、书面化，于是他获得了写人状物抒情得心应手的工具。”再比如，又是一年的端午节，顺顺家的二老请老船

沈从文. 边城[A]. 沈从文全集卷八[M].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12): 84-85  
凌宇. 沈从文概论[A]. 沈从文研究资料(上)[G]. 广东: 花城出版社, 1991(1): 546.

夫和翠翠一起到他家的吊脚楼上去看龙船比赛，爷孙两围绕着去还是不去，又有了一段精彩幽默的对话：

“翠翠，我不去，你同小狗去好不好？”

“要不去，我也不想去！”

“我去呢？”

“我本来也不想去，但我愿意陪你去。”

祖父微笑着，“翠翠，翠翠，你陪我去，好的，你陪我去！”

因为是二老的邀请，翠翠其实是很欢喜去的，但是当爷爷说到自己不去，让小狗陪她去的时候，翠翠按耐住心中的热情，跟上次一样要留下来陪祖父。当祖父改变主意，又决定要去时，翠翠用了一句“我本来也不想去，但我愿意陪你去”来回答祖父，一句话把翠翠的内敛、含蓄的心态很传神地表现出来，她内心的波动也很明了地体现在这几句话中。潘应在他的文章《试论沈从文小说中的心理描写》中很细致地分析了这段对话，他这样写到：“这里词简意丰：总是同爷爷相依相伴的翠翠若单独在此事上独自往来，表现得积极主动，岂不暴露真情？所以少女的矜持使翠翠勉强压抑住自己的热情，果断地做出了‘不去’的决定，但刚说不去，爷爷又说要去，正中己意，又很被动，说去吧，态度转变太快，难为情，心里又非常想去，基于这样的心理，所以最后做了如上的回答，既不露声色，保住了内心的秘密，又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回答巧妙，藏精警于平淡之中。”这段分析很细微恰当地说明了翠翠当时的心理，她有着女儿的矜持和细腻，又有着热烈的像火一样的热情，简简单单的几句对话就表明了翠翠的心迹。

都市题材小说中同样有很多能深刻反映人物细微心理活动的人物对话。有代表性的有《绅士的太太》、《八骏图》、《一个女剧员的生活》、《如蕤》、《松子君》、《若墨医生》、《都市一妇人》等，这些作品中都不乏大量的人物对话，像《松子君》全篇都是以谈话的方式来进行的；《都市一妇人》是以讲故事的形式写成的；《若墨医生》也是以谈话的方式进行；《八骏图》就是通过达士先生和其他几位教授的对话来塑造（包括达士在内的）八位教授的“性心理”，讽刺他们的虚伪以及渴望“外遇”的欲望。在这些小说中，刻画人物的心理仍然是人物对话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例如《绅士的太太》中：

绅士仍然笑着，过了好一会，才嚅嚅滞滞的说：“太太，我听到有笑话，说那

沈从文. 边城[A]. 沈从文全集卷八[M].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12): 103

潘应. 试论沈从文小说中的心理描写[J]. 六安: 皖西学院学报, 2006(6): 95.

大少爷和……有点……”绅士太太愕然了，把头偏向一边，惊讶而又惶恐的问，“怎么，你说什么！？”

“我是听人说的，好像我们小孩子的……”

“怎么，说什么？你们男子的口！”

绅士望到太太脸上突然变了颜色，料不到这事情会有这样吓人，就忙分辩说，“这是谣言，我知道！”

绅士太太简直要哭了。

绅士赶忙匆匆促促的分辩说，“是谣言，我是知道的！我只听说我们的孩子的干妈三孃，特别同那大少爷谈得合式，听到人这样说过，我也不相信。”

上面这段对话是截取《绅士的太太》中的一段对话，当绅士告诉太太外面流传的三姨太和大少爷的丑闻时，太太错以为丈夫知道大少爷与自己有染，于是一句“怎么，你说什么？”把她内心的慌张与恐惧全都表现了出来，接着忙辩解说“这是谣言，我知道”，她想为自己开脱，想为自己辩解，但是这样依然不能掩饰她内心的紧张和不安。当听到丈夫说到，是孩子的干娘与大少爷有染而不是说自己时，她内心的那块大石头终于落地了。这段戏剧性误解情节的设置以及几句简短的对话，把绅士太太做了亏心事以后的那份恐惧与不安很形象地表现出来。“误解”就像一把剑刺向绅士以及绅士太太两个人，并且划破了各自虚伪的面具，露出了他们真实的面目。小说中的人物对话比人物的形态、动作、细节更适合于表现人物深层的、微妙的、细小的内心活动，因而也更具有含蓄性。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就不难理解沈从文的小说中为什么人物对话会多于行动和细节描写了。

再来看《如蕤》中的一段对话：

“不走也好！北京的八月，无处景物不美。并且你不是说等我好了，出了院，就陪我过西山去住半个月吗？那边山上树叶极美，我欢喜那些树木。你若走了，我一个人可不想到那边去。你为什么要走？”

女的把头低着，带着伤感气氛说：“我为什么要走？我真不知道！”

病人说：

“我想起你一首诗来了。那首名为《季蕤之谜》的诗，我记得你那么？……”若说下去，他不知道应当说得是“寂寞”还是“多情善感”，于是他换了口气向女人说：“外边一定很冷了，你怎么不穿紫衣？”

女人装作不曾听到这句话，无力地扭着自己那两只手套，到后又问，“你出了

沈从文．绅士的太太[A]．沈从文全集卷六[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2）：239-240．

院，预备上山不预备上山？”

病人似乎想起了这一个月来病中的一切，心中柔和了，悄然说道：“你不走，你同我上山，不很好么？你又一定要走。”

“我一定要走，是的，我要走。”

“我要你陪我！”

“你并不要我陪你！”

“但你知道，……”

“但你……”

上面这段对话很形象地反映了如蕤茫然、矛盾的心理，她爱那个男子，但是她厌恶这种平凡的爱情，她在游戏与真实、个人骄傲与爱情之间徘徊。她的执著与痛苦都是真实的，她体验了爱的全过程，爱他，是因为他救了自己，爱他，是因为他有“强健的胳膊、强健的灵魂”，当男子病倒了躺在医院里说离不开她时，她却选择了离开。如蕤需要的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认识自我、寻找自我，证明自己的过程。如蕤的一次爱情体悟，反映了一个时代知识女性的生存状态和复杂心态。如蕤的悲剧也是一代都市知识女性的悲剧，她骄傲的性格特点以及复杂的心态都是通过人物的对话体现出来

## 第三章 “类型化”的对话

作家马原在谈到小说创作中的人物对话时，举到两个例子：一个是托尔斯泰曾经对莎士比亚说了一句不敬的话，“他说莎士比亚笔下的所有人物，无论是车夫还是国王，他们都用一个腔调说话，都是用那种奢华的、典雅的、带着贵族气息的、矫揉造作的腔调说话”。另一个是马原评价王朔小说中的人物对话，他认为王朔笔下所有的人物都是用一种调侃、幽默、明确睿智的说话路线，而事实上，日常生活中以这种口气说话的人并不多，因而读者多多少少会有排斥的心理。从文章中所举到的托尔斯泰评价莎士比亚小说中人物对话的例子，以及马原对王朔小说中人物对话的分析可以看出，作家在小说创作中对人物对话的把握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小说是以刻画人物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情节和具体的环境描写来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体裁，因此小说中的人物必须是能够反映社会生活本质，具有普遍代表性的典型人物。这就要求人物的对话必须达到以下几个要求：首先人物对话必须符合人物的身份；其次人物对话必须能表现人物的性格和内心世界；还有一点就是，人物对话必须典型、简洁明了。然而作家在塑造自己心中理想的人物形象时，难免会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沈从文笔下的人物也是如此。

作家在乡土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的湘西少女、老人以及青年小伙子的形象。同样在都市题材的小说中，他塑造出了一系列绅士、绅士太太、以及追求理想爱情的都市新女性形象。这些形象不是一个，而是一群，因此人物形象的塑造出现“类型化”，这点尤其体现在作品中的人物对话中。

### 3.1 乡土小说中的人物形象

沈从文对下层人民的热爱和对生活的忠实，使他能够透过表面现象，发掘到下层人民身上的许多优秀品质，诸如从“野蛮”中见出“雄强”，从“平凡”中见出“伟大”，从“愚蠢”中见出“诚实”。由于作家深深眷恋着湘西这块土地，因此在他的笔下出现了许多长相雷同、性格相似的人物形象，人物形象的塑造出现“模式化”，这一点在人物的对话中多有体现。

#### 3.1.1 单纯、善良的少女形象

在沈从文的笔下有一群纯真、善良的湘西少女形象：自小生长在溪边单纯而又任性的三三，单纯、自然、浑然不觉的小童养媳萧萧，温顺乖巧、多情执著的翠翠，



谨慎心细、热烈大胆、像姐姐一样的阿黑，美丽大方、骄傲善良的天天……这一群少女犹如山涧的溪流，任情而动，她们天真无邪、纯朴善良的性格是那样的相似，她们那份对爱的执著无不体现出一种美，一种向善的美，这一点在人物的对话中有很明显的体现。例如：

《三三》中，堡子里的人来钓鱼时，知道三三的脾气，于是就会问：“三三，许我钓鱼吧。”三三便说：“鱼是各处走动的，又不是我们养的，怎么不能钓？”

当管事先生和城里男子装作正经样子来买鸡蛋时，与三三之间有这样一段对话：

“我们是来买鸡蛋的，要多少钱把多少钱。”

那个城里人，也像唱戏小生那么把手一扬，就说，“你说错了，要多少金子把多少金子。”

三三因为人家用金子恐吓她，所以说，“可是我不卖给你，不想你的钱，你搬你家大块金子来，到场上去买老鸭蛋吧。”

管事先生于是又说：“你不卖行吗，你舍不得鸡蛋为我做人情，你想想，妈妈以后写庚帖，还少得了管事先生吗？”

那城里人于是又说：“向小气的人要什么鸡蛋，不如算了吧。”

三三生气似的大声说：“就算我小气也行。我把鸡蛋喂虾米，也不卖给人！我们不羡慕别人的金子宝贝。你同别人去说金子，恐吓别人吧。”

同样的语言风格在《长河》中也有体现。例如，师爷带着队长来买桔子的时候，装着温和的口气问天天：

“这是你家橘子园不是？”

“是我家的，怎么样？”

“橘子卖不卖？”

天天说：“怎么不卖？”

“我怕你家里人要留下自己吃。”

“留下自己吃，一家人吃得多少！”

“正是的，一家人能吃多少！可是我们买你卖不卖？”

“在这里可不卖。”

“这是什么意思？”

沈从文．三三[A]．沈从文全集卷九[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2）：13．

沈从文．三三[A]．沈从文全集卷九[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2）：22-23．

“你们想吃就吃！口渴了自己爬上树去摘，能吃多少吃多少，不用把钱。你看（天天把手由左到右画了个半圆圈），多大一片橘子园，全是我家的。今年结了好多好多！我的狗不咬人。”

从上面的两段对话可以看出，三三和天天说话的口气竟如此的相似，对和她们说话的人似乎都充满敌意，表现出她们的单纯。她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把钱、权势看得很淡，表现出三三和天天的美丽大方、纯真善良。她们不像都市女性那样依据道德原则或政治原则而生活，而是从生存原则出发做出适合生命本体生存的选择，这种选择源于生命的本能，如此看来，沈从文美好的“人性观”也在人物的对话中得到了完美的诠释。

再比如，翠翠因为爷爷在看龙船比赛以后，没有等自己，而是把自己托付给了别人，一个人跑回去了，于是心里有一点对祖父的埋怨，等到晚上回到家，祖父一面拉船，一面问到：“翠翠，翠翠，是不是你？”翠翠不理睬祖父，口中却轻轻的说：“不是翠翠，不是翠翠，翠翠早被大河中鲤鱼吃去了。”同样的语言风格在作品《三三》中也有体现，例如，母亲见不到三三，站到碾坊门前喊着：“三三，三三，天气热，你脸上晒出油了，不要远走，快回来！”三三就一面走回来一面就自己轻轻的说：“三三不回来了。”两段对话中，都有淡淡的埋怨，同时也能表现出翠翠和三三的倔强与天真。

### 3.1.2 饱经风霜的老人形象

沈从文在他的乡土小说中还塑造了很多饱经风霜、朴实、善良的老人形象，像《边城》中的老船夫、《长河》中的满满等，作者运用对话表现了他们心地善良，轻利重义，同时又和蔼可亲、幽默风趣的性格特点。从小说的主题看，《长河》是《边城》的姊妹篇，因此两篇小说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而这一点也是通过人物的对话体现出来的。例如《边城》中的老船夫和翠翠之间的一段对话：

“翠翠，端午又来了。你记不记得去年天保大老送你那只肥鸭子。早上大老同一群人上川东去，过渡时还问你。你一定忘记那次落的行雨。我们这次若去，又得打火把回家；你记不记得我们两人用火把照路回家？”

翠翠还正想起两年前的端午一切事情哪。但祖父一问，翠翠却微带点儿恼着的神气，把头摇摇，故意说：“我记不得，我记不得。”其实她那意思就是“我怎么记

沈从文. 天天[A]. 沈从文全集卷十[M].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12): 114 .

沈从文. 边城[A]. 沈从文全集卷八[M].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12): 82 .

沈从文. 三三[A]. 沈从文全集卷九[M].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12): 21 .

不得？！”

祖父明白那话里意思，又说：“前年还更有趣，你一个人在河边等我，差点儿不知道回来，我还以为大鱼会吃掉你！”

提起旧事翠翠嗤的笑了。

“爷爷，你还以为大鱼会吃掉我？是别人家说我，我告给你的！你那天只是恨不得让城中的那个爷爷把装酒的葫芦吃掉！你这种记性！”

“我人老了，记性也坏透了。翠翠，现在你人长大了，一个人一定敢上城看船不怕鱼吃掉你了。”

“人大了就应当守船哩。”

“人老了才当守船。”

“人老了应当歇憩！”

“你爷爷还可以打老虎，人不老！”祖父说着，于是，把膀子弯曲起来，努力使筋肉在局束中显得又有力又年青，且说：“翠翠，你不信，你咬。”

对话把老船夫的幽默风趣以及对翠翠的疼爱很生动地表现出来。当祖父提到前年端午节的旧事时，他的语言很幽默，他说到以为大鱼会吃掉翠翠时，翠翠笑着说：“爷爷，你还以为大鱼会吃掉我？是别人家说我，我告给你的！你那天只是恨不得让城中的那个爷爷把装酒的葫芦吃掉！你这种记性！”话语中还带着对祖父善意的埋怨。其实她明白祖父已经老了，记忆也退化了，说祖父好记性，一方面是在挖苦祖父，另一方面也流露出对祖父深深的爱。当祖父提出她可以一个人去城里看船时，翠翠说：“人大了就应当守船呢。”“人老了应当歇憩！”一番话表明了翠翠的乖巧、懂事、孝顺。在她的意识里，祖父是她唯一的依靠，祖父现在年纪大了，她愿意也应当承担起这个责任，为祖父分担一点生活的压力，而祖父也安慰翠翠说：“你爷爷还可以打老虎，人不老。”并且把膀子弯起来，让翠翠咬他的肌肉，祖父这样说只是想给翠翠一种安慰，因为他是翠翠唯一的依靠，他不想让翠翠觉得自己老了就失去了靠山。看到这几句对话难免会让人鼻子发酸，一老一少，相依为命，祖父溺爱翠翠，想让她有个好的未来，翠翠也深爱着祖父，知道要保护、孝顺老人，这段对话流露出的是一种浓浓的亲情。老人说话的语气、神态在小说《长河》中也能找到对应的人物，那就是老水手“满满”。

“满满”是《长河》中着墨最多的主要人物之一，他和《边城》中的老船夫一样，保持着做人的本来面目，集诚实、善良、热情、硬朗于一身，小说突出他在社

沈从文. 边城[A]. 沈从文全集卷八[M].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12): 87.

会动乱来临时对年轻人所表现出的忧患意识。“满满”虽然不像《边城》中的老船夫那样听天由命，但是就两位老人的性格和待人的厚道，以及对小辈们的关心和疼爱，是完全相同的，这些也完全流露在他们的话语当中，例如：

天天人未到身边声音先到：“满满，满满，我来了！”

老水手带笑说：“天天，你平日是个小猴儿精，手脚溜快，今天怎么好象八仙飘海，过了半天的渡，还不济事。神通到哪里去了？”

“我在溪口捡宝贝。满满，你看看，多少好东西！”她把围裙口袋里水湿未干的石子蚌壳全掏出来，塞到老水手掌心里：“全都把你！”

“嗨，把我！我又不是神仙，拿这个当饭吃？好礼物。”

对话中天天的活泼乖巧，满满的幽默、童心未泯，乡村型的幽默诙谐，通过一老一少的对话而体现出来。

《边城》与《长河》在人物语言风格的安排上有对应的模式。例如腾长顺和顺顺，爷爷和满满、翠翠和天天、三黑子和傩送，他们的语言风格一致，人物对话趋于“类型化”。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沈从文在塑造人物形象上的“模式化”。不管是翠翠、三三、天天们，傩送、三黑子们还是饱经风霜的老船夫们，这些人物无论身份如何，他们都有一颗善良的心，有着乡下人该有的善行和美德，所以他们口中的语言都是那样的质朴和自然，读来就如涓涓的沅河水，平淡而清静。沈从文用一支温爱的笔，描绘了凝聚在这些人身上的“人性”美，人情美，热情地歌颂了他们身上善良、质朴的精神，因此在湘西系列小说中，作家不断地展示这些人物身上与自然相契合的生命形式。如此看来，沈从文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出现“模式化”，也正是他不断地强化“人性观”的结果。

### 3.2 都市小说中的人物形象

对于生活在都市里的这群人，作家始终抱着一种冷漠、批判的态度来描写。和乡土文明不同，对于“衣冠社会”，作家从“整洁”中见出“肮脏”，从“文明”中见出“渺小”，从“聪明”中见出“虚伪”。出于对都市文明的厌恶，沈从文笔下的都市人物大都是轻浮的、虚伪的，因此人物形象塑造也难免出现“类型化”，这点在小说中人物的对话中同样深有体现。

#### 3.2.1 呈现“阉寺性”的都市男子

沈从文笔下的都市男子大都因为猥琐而呈现“阉寺性”。他们表面压抑着自己

沈从文. 天天[A]. 沈从文全集卷十[M].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12): 141.

的性心理，同时内心又有着对“外遇”的渴望，小说通过大量的人物对话，塑造了一群虚伪、自私、卑琐的都市男子形象。例如，《八骏图》中八位表面上道貌岸然的教授，《一个女剧员的生活》、《薄寒》中的男子，《或人的太太》、《或人的家庭》中的“丈夫”以及《有学问的人》中的男子等。作家对这群生活在城市里的“上等人”总是不屑一顾，甚至是讥讽和嘲笑。那些看似饱读诗书又似乎有着新思想的知识分子们在沈从文的笔下大都忧郁、孤独、懦弱、虚伪。这种种病态性情不仅仅是生理上的，更多的是心理上的，而这些虚伪、懦弱全都体现在小说的人物对话之中。

在沈从文的这类都市题材小说中，《八骏图》应当说是非常讲究叙事技巧，而且是对都市知识分子人性批判很具深度的一篇。达士先生是贯穿全篇的线索人物，小说从“性爱”的角度切入，通过达士先生和其他七位教授的间接或直接对话，一一展示这些知识分子丑陋的灵魂，挖掘他们内心深处真实的想法，揭露这群人的虚伪，讽刺意味极浓。小说中，八位教授表面上道貌岸然，内心却潜藏着对“外遇”的渴望，小说对这些教授们作了表里不一的描绘，而他们的这种虚伪、这种面对“外遇”而表现出的卑琐和“阉寺性”也处处暴露在他们相互的对话之中。

其中，教授乙和达士先生之间的对话内容很多，他们相约在海边散步，看到一群穿新式泳衣的青年女子迎面而来，于是有了下面的对话内容：

“真希奇，这些女子，好像天生就什么事都不必做，就只那么玩下去，你说是不是？”

“……”

“上海女子全象不怕冷。”

“……”

“宝隆医院的看护，十六元一月，新新公司的卖货员，四十块钱一月。假若她们并不存心抱独身主义，在货台边相攸的机会，你觉不觉得比病房中机会要多一些？”

“……”

“我不了解刘半农的意思，女子文理学院的学生全笑他。”

当达士问到教授乙家里的情况时，他们的对话内容如下：

“你怎不同夫人一块来？家里在河南在北京？”

“……”

“小孩子读书实在也麻烦，三个都在南开吗？”

“……”

“家乡无土匪倒好。从不回家，其实把太太接出来也不怎么费事；怎么不接出来？”

“……”

“那也很好，一个人过独身生活，实在可以说是洒脱，方便。但是，有时候不寂寞吗？”

“你觉得上海比北京好？奇怪。一个二十来岁的人，若想胡闹，应当称赞上海。若想念书，除了北京往那里走。你觉得上海可以——”那一队青年女子，恰好又从浴场南端走回来。其中一个穿着件红色浴衣，身材丰满高长，风度异常动人。赤着两只脚，经过处，湿砂上便留下一列美丽的脚印。教授乙低下头去，从女人一个脚印上拾起一枚闪亮珍珠光泽的小小蚌螺壳，用手指轻轻的很情欲的拂拭着壳上粘附的砂子。

“达士先生，你瞧，海边这个东西真美丽。”

上面这段对话是在小说《八骏图》中达士先生和教授乙之间进行的。这段人物之间的对白写法很别致，当教授乙和达士谈到海边的女人时，达士的回答却是一片空白，而当达士先生问到教授乙妻子和孩子时，教授乙的对话又成为空白。教授乙的这种态度，让人联想到他和妻子的关系并不好，也许妻子孩子在他心目中并不重要。而当一队青年女子从浴场南端走过来，教授乙从女人的脚印上拾起一枚蚌螺壳，这时他说话了：“达士先生，你瞧，海边这个东西真美丽。”这个细节，这一句话把教授的“性饥渴”描写得很到位，从他的神态，他的语言，流露出的是人性的堕落和道德的沦丧。教授乙和达士的这段对白非常的精彩，对话内容将教授乙充满“情欲”的变态心理刻画得细致入微。

同样用这种口气说话还有“有学问的人”，例如，他在妻子回家前的空档时间里与妻子的朋友发生了一段暧昧情欲，他们之间的对话含蓄、隐晦，但仍然能处处显露锐利的机锋：

“密司周，你是有福气的，因为失恋或者要好中发生变故，这人生味道是领略得多一点。”

“是吧，我就在成天领略咀嚼这味道，也咀嚼别的。”

“是，有别的可咀嚼的就更好。我是……”

“也总有吧。一个人生活，我以为是一些小的、淡的，说不出的更值得玩味。”

“然而也就是小的地方更加见出寂寞，因为其所以小，都是软弱的。”

“也幸好是软弱，才处处有味道。”

对话在节制中蕴含着神秘的成分，尽管对话双方都在尽量掩饰，但仍然能透露出双方真实的心理。同样的语言风格在《绅士的太太》、《一个女剧员的生活》、《或人的家庭》、《感人的太太》、《顾问官》中也有体现。这些小说中的男主人公面对外遇，总会呈现出不同程度的“阉寺性”，于是虚伪、怯懦、含蓄的语言风格就形成了。

### 3.2.2 追求理想爱情的都市女性

论文前面也提到过，沈从文对于生活在都市里的人大多是用一种嘲讽的眼光来看待，讽刺他们的虚伪与堕落。但是对于《薄寒》、《如蕤》以及《一个女剧员的生活》中的女主人公却似乎是个例外。她们都渴望真爱，也一直在寻觅，无论是如蕤、萝还是《薄寒》中的“她”，同沈从文笔下所有的年轻女子一样，美丽、骄傲加上知识的装扮，显得那样完美，其身上的魅力使所有的人为之倾倒，众人的痴妄使得她们迷失了爱情的方向，渴望一种能征服自己的蛮力。因此，《薄寒》中的她竟尝试去接触一位陌生的军人；萝最后选择了一个敢于大胆对自己说“我觉得你得嫁我”的男人，尽管他并不高大英俊，正是因为他的鲁莽征服了萝；如蕤最后厌倦了那种平凡的爱，渴望一株永远不动摇的大树可以让自己依靠。她们对爱情与婚姻的态度和见解全都体现在她们的话语当中。这几部作品中，都不乏大量的人物对话，《如蕤》、《薄寒》中的人物对话几乎占到全篇的百分之五十，而《一个女剧员的生活》更是如此，小说基本上是由对话构成的，因此人物的语言也显得更为重要。读者只有通过人物的语言才能更直接地了解主人公的心理以及她们对感情、对生活的态度。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萝是一个生活在大都市的名演员，她生活条件优越，又有着惊人的美貌，于是习惯了别人的奉承，得不到别人热情的目光她心里就不舒服。当所有的人都在议论萝和陈白的感情时，萝和舅父之间的一段对话也能让读者了解这个美丽的女主角的心思。这段对话是萝对于婚姻，对于感情的见解，所以密司特周向他表白的时候，她明显感觉到了对方强烈的感情，她觉得很好笑。最后一个出现在萝生活里的男士是宗泽，这个人不像别的男士那样捧着萝，奉承他，第一次见到她也不热情，因此萝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正因为她习惯了别人的吹捧，习惯了征服所有的人，猛然见到宗泽这样一个又自负又不失尊严的人，加上他那封建大男子主义的信，彻底地征服了萝，这个优秀又自负的女孩最后也难逃嫁人的命运。这篇小说其实也代言了作者的女性观，萝对于婚姻和爱情的见解，也代表着一个时代女性

沈从文. 有学问的人[A]. 沈从文全集卷三[M].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12): 298.

的心声，她随意蹂躏自己的感情，也从不把别人对她的感情视为真爱，在她看来，婚姻和爱情是两回事，爱一个人也是某一段时间的冲动，爱并不代表长久。因此笔者认为，像萝这样的都市女性，最终也不会得到真正的感情。和三三、翠翠这些纯真的女性形象相比，作者对她们似乎更多了一份同情。从小说里面的这些人物对话，也能读出沈从文对都市新女性命运的见解。作家将这群渴望得到理想爱情的都市新女性塑造成一个个传说中的公主，她们美丽聪明，从个性到气质，根本没有什么不同，尽管她们出身不同，生活差距也很大，分别是教师、豪门小姐以及演员，但在作品中，她们的想法、个性、气质、爱情观、人生观都如出一辙，人物性格不突出，呈现“类型化”，这一点可以从她们和别人的对话中体现出来。例如：

“你以为我是平常任性使气的女子。”

“不是。”

“你以为我缺少男子的殷勤就不快乐？”

“不是。”

“你以为我……”

“疑心多，怎么会不厌倦生活？”

“宗泽先生，男子的疑心是比女子更大的！”……（《一个女剧员的生活》）

“你这人很可爱，所以应该让我多知道一点，并不是坏事。”

“你爱我，爱我的身体，傍在你身边你觉得快乐，这就够了，你知道我也不讨厌你。你要知道别的有什么用处。”

“你有点怪。”

“可是你还疑心我是个土娼，好像一个土娼才会如此将就一个男子。”

……（《薄寒》）

“你样子像南方人，言语像北方人。”

“我的感情呢？什么都不像。”

“我似乎在什么地方看过你。”

“这是句绅士说的话，绅士看到什么女人，想同她要好一点时，就那么说，其实他们在过去任何一时皆并不见到，他的那句话意思也不过是说‘我同你熟了’或‘看你使人舒服’罢了。你是不是这意思？”（《如蕤》）

上面这三段对话分别摘自作品《一个女剧员的生活》、《薄寒》以及《如蕤》，

沈从文．一个女剧员的生活[A]．沈从文全集卷六[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2）：366．

沈从文．薄寒[A]．沈从文全集卷八[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2）：336．

沈从文．如蕤[A]．沈从文全集卷七[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2）：348．



是主人公萝、“她”、以及如蕤和爱慕她们的男子之间的对话。在她们看来，世界上的男子都是愚蠢的，于是面对喜欢自己的男子，她们表现得骄傲、不屑一顾，对于爱情，她们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并且渴望能碰上一个能征服自己的男子。她们是一群有追求的都市新女性，说话的语气、风格竟是如此的相似，仿佛出自同一个人之口，人物形象的塑造同样呈现“模式化”。

## 第四章 “观念化”的对话

众所周知，小说是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小说中的人物对话也是为表现人物性格、刻画心理而服务，因此作家对人物对话的掌握和运用也显得至关重要。杨昌江曾在《小说中的对话》这篇文章中说，“人物对话是小说中最难写的部分，初写小说的人写得最差的地方也往往是对话。苏联作家马卡连柯开始创作时，写不好人物对话，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写失败了，为此他搁笔三年，琢磨如何写好对话，后来终于写出了成功的作品《教育诗》。”可见，人物对话对一篇成功的小说来说意味着什么。但是，倘若小说中的人物对话失去了它本身的意义和作用，而成为一种“观念化”的语言，只是为了充当篇幅和传达作家的某种观念，那么这样的对话不可能成为经典，而且有可能会影响到小说的成败。在沈从文所有的小说里面，“观念化”的人物对话在小说《凤子》、《阿里思中国游记》中多有体现。

### 4.1 自然观

小说《凤子》主要讲的是一个青年工程师到“镇筴”探测矿藏，通过当地一位有王者风范的总爷之口以及实地神游，如何一步步被当地的风俗人情所感化。作品旨在探索“镇筴”这片神秘土地上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神的交融关系。湘西独特的民族风情在小说中得到完美体现，只有对当地民俗有更明晰的了解，才能更深刻地体味到沈从文“湘西世界”的真意。在小说《凤子》中，人物对话几乎占据了全篇，小说基本上是由对话构成的，这些对话的存在不是为了塑造人物形象，作家只是想借小说中主人公的口来传达自己的某种观念。

例如，小说中的人物对话能体现出沈从文的一种自然观：他认为“神即自然”，并且总是以一种淡泊的心灵来描写湘西的山山水水，在感觉中体验大自然的神秘。在作家笔下，自然不仅是一种客观存在，更是一种宗教信仰，是一切美好事物的象征，他把一切美的东西都说成是“神的手段”。湘西的子民生活在山水之中，青山碧水也滋润着人的灵魂，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这点在小说主人公中年男子和凤子的谈话中，以及总爷和城市中的谈话中有所体现。例如：

“你瞧，凤子。你瞧，天上的云，神的手腕，那么横横的一笔！”……

“我承认一切都是美的。甚至于你所称赞到的，那船上人吹的角声，摇荡在这空气里，也全是美的。可是什么美会成为惊人的东西？任什么我也不至于吃惊。一切都那么自然，都那么永远守着一种秩序，为什么要吃惊？”

杨昌江：《小说中的对话》[J]．武汉：《写作·高级版》，2002，2，20．

“一切都那么自然，就更加应当吃惊！为什么这样自然？匀称，和谐，统一，是谁的能力？……是的，是的，是自然的能力。但这自然的可惊能力，从神字以外，还可找寻什么适当其德性的名称？凤子，你是年青人，你正在生活，你就不会明白生活。你自己那么惊人的美丽，就从不会自己吃惊！你对镜子会觉得自己很美，但毫不出奇。你觉得一切都要美一点，但凡属于美的，总不至于使你惊讶。你是年青人，使你惊讶的，将是一种噩梦，或在将来一个年青男子的爱情，或是夏天柳树叶上的毛毛虫，这一切都并不同，可同样使你惊讶！”

“神即自然”的自然观在上面的对话中得到了体现。

如果这篇小说中还有什么能够体现的，那就是湘西独特的民风民俗，以及作家对城市文明的厌恶、对乡土文明的怀念。即使是乡村一些不合理的制度、一些野蛮的习俗，在沈从文的笔下也成了一种合理的解释。例如：城市中人在看到乡村中残忍野蛮的习俗时，总爷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老师，我疏忽的很，忘了把这件事先告给你，倒为你自己先发现了。”总爷为他朋友说明那个习俗保存的理由。“第一件事，你应当觉得那热心的老板是一个完美无疵的好人，因为他不借此取利；其次你应当承认那种搏击极合乎规矩，因为其中无取巧处。……是的，是的，你将说：既然××地方神是公平的，为什么不让神来处置呢？我可以告你，他们不能因为有神即无流血的理由。××的神是能主持一切的，但若有所争持，法律不能得其平，把这个裁判委托于神，在神前发誓，需要一只公鸡，测验公理则少不了一锅热油。这些人有许多争持只是为了一点名誉，有些争持价值又并不比一只鸡或一锅油为多。老师，你想想，除了那么很公平来解决两方的愤怒，还有什么更好方法没有？按照一个猎户，或一个单身工人，以及一个单纯直率的苗人男性气质而言，他们行为是很对的。”

那城市中人说：“初初见到这件事情时，我不能隐藏我的惊讶。”

“那是当然的，老师。但这件事是必然的，我已经说过那必然的道理了。”

沈从文一向自称“乡下人”，他以乡下人的眼光摒弃城市文明，但是文明的熏陶使他反而能够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自己所构筑的这座“希腊小庙”。他看到了一些不和谐的因素，看到酣畅淋漓的生命背后的那种龌龊和淫乱，也看到了美好“人性”背后的愚昧和落后，他一面倾心于自己所构筑的美好的湘西世界，一面又为这美好世界中的不足而感到惋惜。于是出现了一边垒一边倾的矛盾心理，这种矛盾心理也

沈从文．凤子[A]．沈从文全集卷七[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2）：89．

沈从文．凤子[A]．沈从文全集卷七[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2）：145．

不断地表露在他以后的小说创作中，使得作家很痛心，也很惋惜。

总体而言，《凤子》是一部非常“概念化”的小说，形容词泛滥，显得啰嗦、累赘，人物对话也失去了本身的意义，小说中作家也只是想借助人物之间的对话来传达自己的一种思想情感，那就是对乡土文明的怀念。

#### 4.2 对黑暗社会的揭露

沈从文的都市小说中最能揭露中国社会黑暗的作品应当是《阿丽思中国游记》第一卷，小说描写的是阿丽思小姐与兔子绅士雉喜先生漫游古老而又神秘的中国时的所见所闻。在中国的大都市和偏远的乡村，他们遇到了种种荒诞不稽、离奇古怪、可叹又可笑的故事。这是沈从文作品中内容和形式都很糟糕的作品，作家借阿丽思小姐与雉喜先生的眼睛，通过他们到中国以后与各色人等之间的对话，揭露了中国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下面来具体分析一下这些对话是如何代言作家观念、如何来表达作家本人的思想情感的。小说第一卷第一章中就运用了大量的人物对话，对话是在兔子绅士与他的老朋友哈卜君之间进行的，例如雉喜问到去中国是不是同去美国一样时，他们两之间有这样一段对话：

“不。你要去中国，就把船票买好去就是了。到了就上岸。随便住。你到中国比到这里还自由许多。中国人讲礼貌得很，他们打他们的仗，决不会伤了你什么。中国土匪又都是先受过很好的军事训练，再去作土匪抢人的，所以国际礼貌也并不多。你的国籍便是你的很好的护照，其他全不会为难。若是在不得已情形下要打官司，在中国上海以及很多地方，都有你本国的审判衙门替你断案，你当然知道这官司是很好打的。还有你应当晓得的是一到了那里，我断定就有人请你演讲，关于这事我可以帮你点忙，我送你一本巴巴诺博士的著作，这里面全是法宝，你心领神会，照到这意思去把中国文化大大夸奖一番，就有许多人说你是好人了。进一步称你是哲学家，你也不必红脸。”

“据说现在革了命，怎么办？”

“雉喜，我告你，照我办包不会错。革命是看哪一个打仗打赢，一时谈不到这上面的。这是中国人性格。这容易感动容易要好的性格也就是中国文化。这性格是中国一个圣人把中国人全个民族的精神捉在几个字上贴紧了的，这个已经据说贴了二千五百多年了。”

短短的一段对话，却揭露了中国当时由于长期战乱，国内混乱不堪的局面以及

---

沈从文. 阿丽思中国游记[A]. 沈从文全集卷三[M].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12): 11-12.

大多数中国人盲目崇洋媚外的民族特性，尤其是雒喜先生从老朋友那得到的那本《中国旅行指南》，上面的内容同样是通过外国人的眼睛来看中国的社会现实，所有的条款都能体现出当时中国社会的种种黑暗现实。这本《中国旅行指南》，其实也是作家自己对中国社会现实的一种嘲讽与失望。例如里面谈到了中国人爱收小费、爱听赞美、看人行事、假清高，连骂人的方法都有所不同等种种民族劣根性。通过这本外国人眼中所谓的《中国旅行指南》，我们就能很清楚地了解到中国当时混乱的局面。而当阿丽思小姐在雒喜先生的陪伴下来到中国以后，才亲身体会到了中国这个特殊的国家的种种荒诞局面。来到中国的第一天，阿丽思小姐与旅馆的当差的之间就有很长的一段对话，我们来截取其中的一段：

“外国小姐，我想雒喜老爷……雒喜先生决不回来吃饭了。”

“不会的。”

“会。这地方各处地方人全有，别是遇到了往日朋友，被朋友扯他玩去了。”

“不吃饭倒不要紧，我是怕他初到贵国来路上陌生或者出了岔子。”

“你外国体面人到此是决不会出岔子的。”

“我见到这地方汽车多……”

“倘若是雒喜先生坐车碾死一个人，也只要五十块钱就可以打完这个官司。”

“雒喜先生难道只值得五十块钱吗？”阿丽思小姐听到侍者说只要五十块钱顶命，想起就不舒服。她是把话听错了。

简单的几句话，可以看出当时侵略者入侵中国，不把中国人当人看，以及中国底层人民痛苦不堪的生活情形。阿丽思小姐与雒喜先生在中国的第一次出游就遇到了一件可笑又荒诞的事。在出游的路上，他们碰到了一个拦路求死的饿汉，这个人已经好久没有吃东西了，甚至连自杀的力气都没有，只能乞求别人来杀死自己。从这个饿汉身上，映照出中国当时由于战乱、灾荒、失业以及外国侵略者入侵，成千上万的底层人民生活得不到保障，流离失所的惨状。尤其是饿汉手中的那篇随感录，更是道出了千万穷苦大众的心声，以及渴望生存下去的愿望，揭露了中国当时残酷的社会现实。

#### 4.3 对都市文明的批判

小说《呆官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就上衙门，我的新衣，我的仪表，我相信在同事中曾起了惊讶。他们对我非常客气，连科长也是一样，像老朋友又像

沈从文. 阿丽思中国游记[A]. 沈从文全集卷三[M].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12):. 46.

老亲家。毫无拘束地玩，我感到作官的方便，我笑我自己不曾上衙门以前的胆怯，这真可笑。我知道他们是因为知道我是一个要人的朋友，所以特别想跟我要好的，那种要好的情形，简直是一见面就得拜把子呼哥唤弟。我看看这些年青的同志，（他们喊我都喊同志的。）我觉得心上轻松。……”这篇日记很长，通过主人公的口，我们了解了当时人和人之间种种虚伪的利益关系。因为“我”的朋友是衙门的要人，所以“我”做了官，也受到了同事们的尊重，受到了异样的目光，也因为朋友是衙门的要人，“我”上衙门办公不必害羞，事情作不作不要理……透过日记也能揭示出，当时衙门里的人吃着公家的饭，却整天无事可做，利欲熏心，每个人都争当绅士，看人行事，见风使舵，到处弥漫的都是虚伪的人际关系。就连“我”这么一个刚进去不久的小小的科员，也因为仗着朋友的面子，狐假虎威，被衙门里的年青人喊声“同志”，而“我”所倚仗的朋友本身也是个游荡的官，被人称为腐化分子。作者借主人公的口，记录下了当时中国所谓的在衙门里当差的真实情形，强烈的讽刺了那些只知道巴结上司，见人行事的假绅士。

对于生活在都市上层社会的这些人，作者始终是抱着讽刺的态度来描写的，因而他的这些作品含有很深的讽刺意味。代表性的作品有《绅士的太太》、《或人的家庭》、《或人的太太》、《松子君》、《某夫妇》、《有学问的人》、《一个母亲》、《八骏图》等，作者把讽刺的矛头指向了这些生活在上流社会的男男女女，揭露他们每个人内心潜藏的“外遇”的欲望，撕开虚伪的面纱，指责他们表面上道貌岸然，实则道德沦丧的本质，因此他们之间的对话和行为都是掩掩藏藏，充满心机的。例如：

“ 婶婶，莫逼我好吧。”

“ 逼你什么？你这丫头，那么聪明。你昨天装得使我认不出是谁了。我问你，到过那里几回了？”

“ 婶婶你到过几回？”

“ 我问你！”

“ 只到过三次，万千莫告给爹爹！”

“ 我先想不到是你。”

“ 我也不知道是婶婶。”

“ 输了赢了？”

“ 输了不多。姨姨输二千七百，把那个钻石戒指也换了，瞒到爹爹，不让他知道。”

沈从文．呆官日记[A]．沈从文全集卷四[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2）：6．

“几姨？”

“就是三娘。”

这是摘自《绅士的太太》中的一段对话，小说中描写了另一个绅士家庭一天的生活场景，吃、喝、调情几乎是他们生活的全部内容。绅士的太太们闲暇时间就是在一起打牌赌博、吃吃喝喝，十分的空虚。小说中人物对话特别多，几乎全是这种场景中的对话，可见他们生活的空虚与堕落。全篇讽刺的重点就是要揭穿虚假，绅士家庭表面上讲究礼教、客套，互相谅解，生活默契与骨子里的道德沦丧、堕落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就势必造成这些绅士及绅士太太们每天都生活在谎言欺骗之中，为了维持文明的外表，必然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语言风格。例如，三姨太太和绅士太太互相吹捧：“太太，你真是美人，我一看到你，就嫌自己肮脏卑俗。”“你太会说话了。我是中年人，哪里敌得过你们年青太太们，一身像奶酥抻成的。”绅士社会有绅士式的语言习惯和规则，只有懂得这些语言规则的人才能在都市这个“文明”的社会中生存下去。再如，另一个家庭的绅士是个废人，却有三个姨太太，当绅士的太太说自己的丈夫每天都和和尚来往时，绅士开口了：“和尚也有好的，会画会诗，谈话风雅，很难得。”当大少爷说到“和尚都该杀头时”，绅士反驳到：“怎么，一开口就乱说！佛和基督有什么不同？不是都要渡世救人吗？”通过这些对话，足以揭露这些所谓“文明人”的虚伪。

“……爱不是一件东西，因为给了另一个人便得把这东西从第一个人手上取得。同时爱这个也爱那个，这事是说不完，只有天知道。我在你面前为你抱着时我真有多回是想到他，不过在他的亲吻下我也想到你。我先一个时节还是只觉得正因了有他，我对你成了故事的新婚热情也恢复了。我感觉到有一个好丈夫以外还应有一个如意情人，故我就让他恋着我了。……”这是摘自《或人的太太》中的一段话，是妻子背叛丈夫后对丈夫所说的话，这样的话出自妻子之口，丈夫居然能够接受并且原谅她，简直是不可思议，谎言是维持他们夫妻关系的手段。可见都市男女之间情感的虚伪以及对“外遇”的欲望。

《或人的家庭》也是这样，丈夫在外面有了外遇，回家来尽量嬉皮笑脸地哄骗妻子：“你莫发气吧，我的好人。”“你看你说的话多酸。我是说我老了，你还年青标致得同一个十八岁女子似的，谁个不说你漂亮？”全是虚伪的谎言。《某夫妇》

沈从文．绅士的太太[A]．沈从文全集卷六[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2）：221．

沈从文．绅士的太太[A]．沈从文全集卷六[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2）：226．

沈从文．或人的太太[A]．沈从文全集卷二[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2）：159．

沈从文．或人的家庭[A]．沈从文全集卷四[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2）：135．

更是离奇，丈夫决定让妻子当诱饵来勾引自己的朋友，再由自己来抓，以诈取钱财，他们的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妻子就心甘情愿地做了别人的俘虏，于是丈夫和朋友之间有这样一段对话：

“哈，我等了老哥一点钟，还不来，陪嫂子坐了很久……”

“是吗，对不起，对不起，再坐坐吧。”

客人望望表，说，“时间来不及了，明天再来。”

“不是特意来有点事商量吗？”

“事是小事，明天我们在公园里见好了。”

“什么时候？”

“下午七点吧。”

“好好，七点一定去。”

丈夫吃了哑巴亏，还不能声张，跟朋友还得客客气气地打招呼，回家后只能把一肚子的气撒在妻子身上，对话实在是可笑，讽刺意味极浓。

同样，《有学问的人》中，女子到朋友家，在等朋友的这段时间里与朋友的丈夫有一段暧昧的谈话，等到朋友回来的时候还能够正常的谈话说笑，似乎什么也没发生过：

“福，你同密司周在我来时说些什么话？”

“哈，才说到吃酒。”他笑了，并不失他的尊严。

“是吗，密司周能喝酒吧？”女主人仿佛不相信。

“不，我若是有人劝，恐怕也免不了喝一口。”

“我也是这样——式芬，（他向妻问）我不是这个脾气吗？”

对话把人物的真实面目暴露无遗。上面提到的这些作品都是一些关于“外遇”题材的，都是一些荒谬之极的事情，甚至会有一些家庭内部的乱伦事情，如《绅士的太太》中的三姨太与大少爷、《松子君》中妇人与亲戚家的几个男孩子，这些都是表面上讲文明，一个个风度翩翩，毫无惭色地互相欺骗、相互敷衍的人物形象。他们混合着笑声和哭声、安慰与解释、发誓与欺骗、虚情与假意，过着自欺欺人、醉生梦死的生活。相比于翠翠，夭夭、媚金、豹子、傩送兄弟这样单纯、热情、感情炽热专一的年轻人，这些生活在都市中的男男女女实在没有一点可爱之处。作者对城市文明的讽刺也完全体现在这些人物的对话之中。

沈从文．某夫妇[A]．沈从文全集卷四[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2）：325．

沈从文．有学问的人[A]．沈从文全集卷三[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2）：301．



#### 4.4 女性观

沈从文在《旧梦》这部小说中有一段话，完全可以代表他在创作初期对这些都市女性的观点。作品这样描述到：“想起女人，想起这世界女人的地位，以及从女性的习惯方面男子所自然而然养成的自私恣纵，凶狠行为，使女子在某一种命运下所得的款待，许许多多事，真觉到人类可哀！不拘看到的是任何一面，跳舞场纵乐也罢，闭关深闺作千金小姐也罢，每日收拾得如作伴娘的样子上大学校也罢，坐到垃圾堆中找寻煤烬也罢，女子总是可怜的东西！若人的生活的意义是包含得有胜利与牺牲，占有与责任，苦恼与欢乐，以及种种对等存在，女子就不算是人！作小姐的不知道作小姐以外更有生活，同样作乞丐的也就不明白乞丐以外有凡是血肉都应享受到的好处，除了本身在一种命运支配下，一个女子能知道她自是何等人外，其他世界上的一切，便非这些可怜动物所能明白！一个女子如说其天赋的思想并不比一个男子为少，但这思想的用处，已多数只能在她自己生活上加以体会了，对于命运的承认，比起习惯的权势更像可怕，中国的女人，就不知要到何时才能对于命运所处置不当事件以反抗！一种沉默的反抗也缺少，一件如像这个婊子的坚决的行为就稀见。至多如窦尔墩夫人在一种很稳健的情形中来玩弄这欲望，便算是大胆，多可怜的世界。”长长的一段话，全是作家对女性这个群体所发表的议论，他把女子说成是“可怜的东西”，“女子就不算是人”。又称女子为“可怜的动物”、“婊子”。单从这些词语就可以看出作者对女性的态度，作者鄙视女性，觉得女子都是可怜的，不知道反抗，只知道出卖自己的肉体 and 灵魂，仅有的一点反抗，也仅仅是像“窦尔墩夫人在一种很稳健的情形中来玩弄这欲望。”由此可见，沈从文思想里对于女性的观念是陈腐的、极端的。这种陈腐的女性观也处处体现在小说的人物对话中。正是因为作家思想观念的极端，作品中不论是哪两个人之间的对话，都能体现出作者的这种观点，例如下面这段对话：

“老鸟就喊马弁：‘帮我把婊子牵来！’”

“牵来了。手膀子一捆，捆到肉都全鼓起来了。翠云这婊子全不在乎。”

“老鸟问翠云：‘你做的好事！’翠云不作声。”

“老鸟又问：‘为什么同七棍子（弁兵的名字）相好？’答说：‘这事情只有天知道。’”

“‘你妈拉巴子，老子难道赖你冤枉么？’”……

沈从文. 旧梦[A]. 沈从文全集卷六[M].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12): 75.

沈从文. 旧梦[A]. 沈从文全集卷六[M].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12): 72.

这段对话是小说《旧梦》中杨雄为大家讲述妓女翠云惨死的悲剧，对话很长，其中脏话连篇，翠云的名字总和“婊子”这两个字连在一起，不论讲故事的人还是听故事的人，对翠云的死竟然没有一点同情，反而感到兴奋。话语中处处体现出作者对女性的态度，觉得她们可怜，是一群可怜的东西，不值得同情。

再如《某夫妇》中的一段对话也能代言作家的这种观念：

“你是正派人，有身分的人，谁不知道呢？这事总是我要去做的！”

“婊子，你这话就该打。你当真若是偷了人，你看老子要你性命不要！”

“我偷人，是我要去做的吗？是我想磕钱吗？我是婊子，你呢？”

“我是忘八，活忘八，看忘八打死你。”

小说《若墨医生》中“若墨医生”与“我”关于女人的一段谈话同样能表达作者的这种观念：

“女人有什么可说？在你身边时折磨你的身体，离开你身边时又折磨你的灵魂；她是诗人想象中的上帝，是浪子宫能中的上帝。但我们为什么必需一个属于个人的上帝？我们应当工作，有许多事情可作，有许多责任要尽，为一个女人过分消耗时间和精力，那实在是无味得很。”

“可是难道不是诗人不是浪子就不需要那么一个上帝吗？我不瞒你，若我象你那么一个人，我就放下我现在这种倾心如你所谓诗人的上帝，找寻那个浪子的上帝去了。再从女人方面说来，我相信许多女人都欢喜作你那么一个好人的上帝，你自己不相信吗？”

“这一点我可用不着信仰了。可是我同你说说我的感想吧。若是有什么人问到我：若墨大夫，你平生最讨厌的什么？我将回答：我讨厌青年会式的教徒，同自作多情的女子。这两种人在我心上都有一个位置，可是却为我用一种鄙视感情保留到心上的。”

同样的观点在《八骏图》中也有体现，小说摘取了教授戊的一段独白来表明他对女人的看法：

“女人，多古怪的一种生物！你若说‘我的神，我的王后，你瞧，我如何崇拜你！让莎士比亚的胸襟为一个女人而碎罢，同我来接一个吻！’好辞令。可是那地方若不是戏台，却只是一个客厅呢？你将听到一种不大自然的声音（她们照例演戏时还比较自然），她们回答你说：‘不成，我并不爱你。’好，这事也就那么完结了。”

沈从文．某夫妇[A]．沈从文全集卷四[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2）：323．

沈从文．若墨医生[A]．沈从文全集卷九[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2）：517．

许多男子就那么离开了他的爱人，男的当然便算作失恋。过后这男子事业若不大如意，名誉若不大好，这些女人将那么想：‘我幸好不曾上当。’但是，另外某种男子，也不想作莎士比亚，说不出那么雅致动人的话语。……

是的，女人也有女人的好处。我明白她们那些好处。上帝创造她们时并不十分马虎，既给她们一个精致柔软的身体，又给她们一种知足知趣的性情，而且更有意思，就是同时还给她们创造一大群自作多情又痴又笨的男子，因此有恋爱小说，有诗歌，有失恋自杀，有——结果便是女人在社会上居然占据一种特殊地位，仿佛凡事皆少不了女人。”

……

浑身上下带着乡野气质的沈从文不免以一种隔岸观火的态度来审视都市女性，因此在他的笔下，都市女性完全陷入了一种生存困境：或精神极度贫乏，或情感找不到寄托。出于主观原因，作家在对待都市女性的这种精神困境时不能给予客观的评价，要么丑化，要么美化，缺乏理性的批判，直到那些大胆追求不平凡爱情的都市“新女性”的出现，才显示了沈从文在女性观方面的进步性，即女性和男性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她们不是男性的附属品，而是有着自己的情感选择。他站在“人性”的角度，热情歌颂了都市理想女性那种原始的对于爱情的渴望。

## 结 语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重量级的作家，他一生创作的结集约有八十多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个。他的小说创作数量是惊人的，这些小说非常注重用人物对话来表现人物、主题和作家思想。无论是他的乡土小说还是都市小说，大量运用对话来塑造人物形象都是一个显著的特点。张薇在《叙述学视野中的海明威小说的对话》一文中分析：“海明威之所以大量采用对话，恐怕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尽量将文本与读者的审美距离降低到零度，尽可能给读者以客观的真实面目，摒弃任何主观的因素，消除作者介入的痕迹，还之以生活的原生态。”笔者认为，沈从文之所以对人物对话有如此大的倚重，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出于拉近文本和读者的距离。

沈从文早期的乡土小说完全是一种风格化了的口语，人物的对话完全是一种原原本本的湘西语言风格，像《玫瑰与九妹》、《瑞龙》、《夜渔》、《代狗》等小说，作者基本上没有做过多的剪裁和处理，只是很自然地还原了童年的生活场景。小说中人物对话很多，但丝毫不觉得啰嗦，反而让人感觉很亲切。但是有些作品由于大量运用方言土语，突出地域色彩的同时却拉开了读者和作品的距离。直到《边城》的出现，人物对话才显得本色化。《边城》中的人物对话没有什么华丽的词藻，完全是一种生活化的口语，而且很简洁、很典型，对话与作品完全融合在一起，显得那样的和谐美妙。《边城》之所以会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小说朴质无华的语言，尤其是其中的人物对话。另外，《雨后》、《阿黑小史》、《长河》、《丈夫》等小说中的人物对话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对塑造人物形象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创作后期，作家为了维持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希腊小庙”，反复歌颂湘西那种美好的生命形式，因此小说中的人物语言风格趋于一个共同的类型，人物形象的塑造出现“类型化”。直到“对话体”小说《凤子》的出现，人物对话完全成了一种“观念化”的语言，失去了它本身的意义。

在都市小说的创作中，人物对话仍然是作家最主要的叙述手段。沈从文在早期写了很多日记体和书信体的小说，内容很空洞。因为是以记日记的形式来写，因此小说能突显出一个“真”字，但由于作家反复诉说生活的疾苦，完全是其满腹牢骚，反复发泄心中不满，因而显得啰嗦、繁琐，没有一点思想意义可言，显示出强烈的倾诉愿望。另外，作者在长篇小说《阿丽思中国游记》第一卷“八哥博士的欢迎会”

张薇. 叙述学视野中的海明威小说的对话艺术[J]. 武汉: 外国文学研究, 2002, 3, 57.

这一章中，全篇几乎全是群鸟之间的对话，读起来少了几分小说的感觉，显得太冗长，枯燥乏味，缺少艺术性，由此看出写好人物对话是写好一部小说的关键所在。到了中后期，沈从文写了很多“外遇”题材的小说，像《绅士的太太》、《或人的家庭》、《或人的太太》、《篁君日记》、《有学问的人》、《八骏图》等。这些生活在都市文明下的男男女女，他们生活堕落、道德沦丧，夫妻之间没有真感情可言，谎言似乎是维持他们平静生活的唯一方式，因而作者安排给他们的语言或狡辩、或谎言，都非常符合人物的身份，把城市文明的虚伪讽刺得很彻底、很露骨。至于《一个女演员的生活》、《如蕤》、《薄寒》中的主人公，这群有理想、追求着不平凡的真爱却最终也很难实现的都市女性，作者安排给她们的话语也很符合主人公的身份，从她们的话语中能够了解她们对爱情与婚姻的见解，能够了解她们骄傲自负、却矛盾痛苦的复杂心理。不足的是，这些作品因为题材、故事情节的相似，从小说主人公口中说出的话，风格也大致仿佛，因而造成人物性格不突出，小说呈现出“模式化”倾向。

尽管沈从文笔下的人物对话也会对他的小说创作产生负面作用，但依然是作家所钟情的叙事方式，其原因就是人物对话能使读者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而叙述则难以达到这种逼真的效果。此外，对话比叙述来得更为简洁，更为直接，更为生动，蕴涵也更为丰富。鉴于对话有如此巨大的优越性，沈从文毫不犹豫地采纳它，并将它的魅力发挥到无与伦比的程度，使得他的小说别具一格、独领风骚。即使会有一些瑕疵，会产生一些负面的作用，依然不能掩盖他在小说创作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也许是因为作家本身就有一种独特的人格魅力吧！

## 参考文献

### 专著类：

- [1]沈从文. 沈从文全集第 1-10 卷 [M].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 [2]方铭. 现代诗体小说精品[C].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1997.
- [3]钱理群等.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4]苏雪林. 沈从文论[A]. 苏雪林选集[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
- [5]沈从文. 沈从文文集. 水云（第十卷）[M].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 [6]沈从文. 沈从文文集. 从现实学习：（第十卷）[M].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 [7]邵华强. 沈从文研究资料(上，下) [G]. 香港：三联书店，1991.
- [8]王继志. 沈从文论[M]. 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
- [9]丁帆. 中国乡土小说史论[M].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
- [10]张新颖. 沈从文精读 [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 [11][美]金介甫. 沈从文传[M].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
- [12]中国现代文学馆. 沈从文文集 [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
- [13]赵园. 沈从文名作欣赏 [M]. 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
- [14]彭晓勇. 边城圣手 - 沈从文 [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
- [15]沈从文. 湘行书简 [A]. 沈从文选集卷十一.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 [16]童庆炳. 文学理论教程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 [17]杨义. 中国现代小说史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 [18]凌宇. 从边城走向世界 [M]. 北京：三联书店，1985.

### 论文类：

- [1]凌宇. 沈从文小说的倾向性和艺术特色 [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3.
- [2]董易. 试谈沈从文部分小说的复杂性 [J]. 文学评论，1983，6.
- [3]罗勋章. 沈从文小说的背景化叙事 [J]. 湖北社会科学，人文视野，2006，11
- [4]余亚惠. 沈从文小说的语言艺术 [J]. 中国文学，语文教学与研究：综合天地，2007, 1.
- [5]潘应. 试论沈从文小说中的心理描写 [J]. 皖西学院学报，2006，22, 3
- [6]吴投文. 论沈从文创作中的湘西生命形式 [J]. 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06, 8, 6.
- [7] 李晓云. 沈从文笔下的都市女性[J]. 河北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3, 2.
- [8] 杨昌江. 怎样写好小说中的对话[J]. 湖北教育学院学报, 2003, 20, 6.
- [9] 张永. 沈从文小说的民间叙述模式[J]. 东方论坛, 2001, 1.
- [10] 张薇. 叙述学视野中的海明威小说的对话艺术[J]. 外国文学研究, 2002, 3.
- [11] 刘志华. 论沈从文小说的悲剧文体类型[J]. 重庆工学院学报, 2003, 17, 6.
- [12] 杨丽香. 论沈从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J]. 湘潭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5, 6.
- [13] 何圣伦. 苗文化传承与沈从文小说叙事的主体话语权利[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2, 28, 5.
- [14] 罗春兰. 沈从文创作中的湘楚文化特质[J]. 江汉论坛, 2003, 3.
- [15] 凌宇. 二三十年代乡土小说中的乡土意识[J]. 文学评论, 2000, 4.
- [16] 李劲松. “对话” - 解读汪曾祺小说的一把钥匙[J]. 胜利油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01, 15, 2.
- [17] 苏雪林. 沈从文论[J]. 文学, 1934, (3).
- [18] 熊晓辉. 沈从文与湘西民歌[J]. 经纪人学报(哲学文化版), 2005, 2.
- [19] 谭文鑫、冯亮. 试论沈从文创作中二元对立模式产生的根源[J]. 文学博览·理论, 2006, 11.
- [20] 李永东. 租界生活与沈从文小说创作的嬗变[J]. 百年中国文艺研究. 天津社会科学, 2006, 4.
- [21] 王晓萍. 沈从文小说的叙事角度[J]. 齐鲁学刊, 2005, 4.
- [22] 刘洪涛. 沈从文小说的故事形态及其现代文学史意义[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39, 7.
- [23] 王向辉. 《边城》的叙事策略及其湘西风情[J]. 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4, 18, 1.
- [24] 金荣乾. 别样天地里的别样女人 - 对沈从文小说中女性的解读[J]. 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3, 21, 5.
- [25] 陶丽萍. 都市里的“陌生人” - 沈从文乡土小说的创作心态[J]. 怀化学院学报, 2007, 26, 3.
- [26] 康长福. 酣畅的生命与至美的人性 - 论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水手形象[J]. 德州

学院学报，2004，20，5.

[27]卢红敏. 略论沈从文小说的创作倾向 [ J ] . 哈尔滨学院学报，2002，23，11.



## 发表文章目录

张文. 浅析孙犁笔下的女性美.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J]. 2009-3-92.

## 致 谢

硕士三年，说长不短，说短不长，却是学生生涯的一抹收笔。无论酸甜苦辣、得失成败，都将成为生命中即将停留的一段永恒。三年，似乎特别平静的过去了，少了上大学时的躁动和热烈，却多了一份平淡和成熟。如今，毕业在即，论文也已定稿，可心里始终压着一块石头，不知道这样的解析是否符合作家的本意，不知道论文是否能够清晰的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情感，也时常感到有负恩师的厚望，故心中深感愧疚。直到写下“后记”的这一刻才觉得稍稍松了一口气，论文写作终于接近尾声了。学术和质量是根本不敢妄谈的，只能说其中的写作过程促进了我的思考。在不断阅读沈从文作品的过程中，自己也逐渐被作家那份对生命理想的坚守和对爱情的执著所深深的打动，牵连着思考了很多自己原来所未曾思考的问题，对于人生和自我也有了新的认识。

论文的写作过程中，从选题到构思，从撰写到修改，再到最后的定稿，无不渗透着老师们的心血，尤其是我的导师尹变英。三年来，尹老师给予我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学业上精益求精的指导。导师高尚的人格和谦虚求实的治学态度，使我受益匪浅，平凡中透露着伟大，透露着一股正气。感谢恩师的相知和宽容，正是她不断地鼓励和耐心地指导，才使我的论文能够如期顺利地完成，在此，我要真诚地说一句：“尹老师，辛苦了！”

同时还要感谢苏春生老师、侯文宜老师、王春林老师以及王世杰老师。感谢他们三年来对我学习和生活上的帮助，以及在论文开题和预答辩时对我的论文提出的宝贵意见。老师们学问的精湛、待人的宽厚都会让我受益终生。

其次，我要感谢我的舍友李文娟、李倩、郭栋以及跟我同一专业的同学们，谢谢他们对我论文写作、修改以及校对方面的帮助。感谢跟我同一师门的同学庞君，以及好友晋妮娜，她们给予我生活和学习上的诸多关照和帮助，我将铭记在心。感谢我的密友吉翠妮和常志远，谢谢他们这么多年来一直快乐着我的快乐，痛苦着我的痛苦，这份情意我将永远珍藏。

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父母以及所有的亲人，他们始终用至真至诚的爱鼓励着我，使我能够坚强、乐观的面对生活，我的生命也因为有了他们而变得美好。

别了，母校！别了，我亲爱的老师和同学们！满载着你们的祝福以及亲朋好友的厚望，我会继续努力，去收获更多的喜悦和感动！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姓名：张 文

性别：女

籍贯：山西临猗

出生日期：1983.4.19

教育经历：2006.9—2009.7 山西大学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2003.9—2005.7 山西大学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联系电话：13834239026

电子信箱：zhangwen4319@126.com